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杜門洞實記 全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487
4733

杜門洞實記

序

東邦之稱禮義肇自箕聖八條之敎逮夫羅麗氏上下千餘載之間培養士氣一變至道五運代謝王社爲屋忠臣烈士駢肩接武登峴言志永矢罔僕其貞忠特節卓々焉炳々焉可以彌亘宇宙洞貫日月殷之運訖有三人焉夫子已贊美之以褊少之局倂降七十二賢之忠則東邦禮義之尙凌駕夏商之治庶可揣矣嗚呼去世邈然黨錮迭作尊尙記述散佚於各家巾衍中殆乎堙滅同歸此誠識世道扶世敎者憂切焦眉之特況乎爲裔崇慕之誠豈歇后乎哉何幸天不欲盡喪斯道前日散佚之公私實蹟廣搜登梓煥然成書目之以杜門洞實記一線徵陽復生於窮陰之餘亦理也時也書既成責象學以續貂之文象學孤陋無文者不敢承且不敢牢辭者慕先之變性自有焉噫世降叔季懿俗丕變遺親後君之說肆行天下如狂瀾之不可障同黨諸賢先憂其憂修明此記欲以管攝

240719

杜門洞實記 序

天地之綱[illegible]氣[illegible]八條之敎[illegible]大[illegible]民[illegible]士氣[illegible]

五運代謝王[illegible]麗忠臣烈士[illegible]志[illegible]矣[illegible]其[illegible]特節卓[illegible]

焉可以彌[illegible]宇宙洞貫日月[illegible]之運[illegible]有三人[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實[illegible]之以[illegible]少之[illegible]併[illegible]七十

二賢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治[illegible]可[illegible]矣嗚呼[illegible]然[illegible]作[illegible]記

逃散佚於各家巾衍中殆[illegible]同歸[illegible]世道[illegible]後之特況[illegible]

崇慕之[illegible]哉何幸天不欲[illegible]斯道[illegible]日數佚之文[illegible]刊[illegible]故

書曰之以杜門洞實記一[illegible]復[illegible]於[illegible]之餘亦理也時也書既成[illegible]以[illegible]

之文集[illegible]孤陋[illegible]文者不敢[illegible]且不[illegible]先之[illegible]性自有焉[illegible]世[illegible]李[illegible]

變遺[illegible]後[illegible]之說[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同[illegible]賢[illegible]以[illegible]

人心植名敎於旣墜扶綱常於將來誠遂尊慕猶屬我私其於導民化俗之方亦不無少補云爾

歲丁卯春養浩堂先生十七世孫象學盥手謹識

杜門洞實記 目次

忠臣烈士登不朝峴各言其志
忠臣烈士咸望松嶽流涕皆歸
杜門諸賢忠烈錄
英宗大王御製
杜洞門碑面
杜門洞碑陰記
不朝峴碑面
駐馬感古事 隨駕諸臣聯句附
都丞旨閔亨洙

同副丞旨金尚魯
左副丞旨趙明謙
左副丞旨韓師得
左副丞旨宋敎明
記事官李會元
別兼春秋金漢喆
兼春秋權瑞東
廳注書洪益三
修撰金尚迪
修撰鄭彙良

校理 南泰濟

養浩堂禹先生遺事 出禹氏家

詩 惕若齋金九容

詩

詩

獨樂堂記 陽村權 近

牧隱李先生遺事 出朝鮮史略

松隱具先生遺事 出具氏家藏

述懷

贈漁隱李 致

歸松山有懷
南遯日和具政丞 漁隱李 致
贈具政丞遯野時
其二
過具政丞遺址
傳旨
賜祭文 正廟追享朴松菴門壽時
傳旨
賜祭文 英廟朝辛未
傳旨 正廟朝戊午金忠介公濟贈諡時

高麗名臣傳 領相南公轍
杜門洞東峴碑識 判書趙遠命
高麗逸民傳
杜門洞祀典識 佐郞奐羽常
麗史補遺
松都誌 領相金堉
松京續誌 判書徐有防
掛冠記 祭酒洪直弼
杜門洞遺史 左副丞旨徐鼎輔
文貞公碑文 判書具允明

上疏 庚午三月日魯遠明等
太學通文 癸未九月日
開城府成均進呈本營文 留守金履載時
四道儒生呈開城府文 甲申二月日
開城府儒生呈本營文 留守李龍秀時甲申十一月日儒生一百九十人等
四道儒生再度呈開城府文 乙酉三月日
杜門齋林先生遺事 出林氏家藏
伐桀紂論
杜門洞舊碑陰記
不朝峴碑陰記

杜門洞請褒疏畧
擬請不朝峴碑陰記跡
杜門洞事蹟載地誌通文 朴昌大
杜門洞立碑通文 朴昌基
其二 全命祐
杜門洞請褒通文 進士林昌澤
杜門洞請褒呈文
杜門洞記
高麗遺民傳贊
杜門洞贊詠

西郭齋曹先生行蹟
附松都風俗論 府使曹臣俊
附杜門洞尙義稧序 郡守曹武勛
杜門洞四韵詩
本府鄕老 趙相乾柳聖与金澤 淸文杜門洞碑文
杜門洞詩排律二十韵
表節復享單子
杜門碑閣創建事蹟
開城府留守 徐宗仍 狀啓 辛未九月十九日
狀啓 啓後 傳敎

備局丁 閏月二十九日
開城留守狀啓 十月十一日
禮曹了 十月十二日
祿川傳教 十月十三日
禮曹回關 十月十四日
禮曹了 十月十六日
禮曹回關
致祭文
開城留守狀啓 十月二十一日
禮曹啓下關

書筵臣達辭 壬申正月五日
開城留守狀啓 正月十五日
錄用傳敎 正月二十一日
開城留守狀啓 二月八日
碑閣上樑文 典籍金是寂
錄用傳敎 九月四日
其二 十一月十二日
開城留守 徐有防 上疏
批答
有旨 七月二十五日

傳教 七月二十六日
開城留守狀啓
禮成祭祭文
宣額告由祝文
春秋享祝文
禮曹關文
宣額號望
吏曹關文 十月日
開城留守 鄭昌成 狀啓 十一月十三日
祠宇上樑文

忠臣烈士登不朝峴各言其志　邊胤宗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壬申秋七月十六日哉生魄乙未郞麗氏運訖　本朝受命之際也忠臣烈士之徒罔有臣僕之志自靖其意其義之所當盡於是焉齊登松都市東南峴掛朝天之冠戴薇陽笠固南登不朝峴朴門壽曰天命有歸國事已作吾屬盍各言其志

具　鴻曰伯夷何人我何人

成思齊曰寧爲王氏鬼不作李家臣

曹義生曰甘心杜門死而後已

林先味高天祥曰惟當從其義

田貴生曰深入於山耕者誰知

李崇仁曰陶河之世嗟已遠矣

李孟芸曰願灑淸風於雷首

柳　珣曰磻溪直鉤釣周何意

田祖生曰欲爲耕者何山何往

禹玄寶曰去國季札終身可效

趙聖肅曰伯夷餓亦我意

蔡貴河曰東瞻之開城非復我土西望首陽忍忘一心

徐仲輔曰願不北面於新朝愧二心之人

邊　書曰樓宋誰家子其操可慕也

朴　諶曰願得高麗山

申　娄曰新王非我王忍作二王臣

朴　寧曰横島安在欲往茫然

高天祐曰願歸田里
閔安富曰混跡農夫是吾志也
趙安卿曰時已非矣不去何求言訖
咸望松嶽曰夷齊彼何人曾守西山飢流涕而已皆曰可去矣時
鄭夢周殉國於善竹橋
李穡見放於韓山
吉　再先去金烏山
朴守門歸排祿洞
田貴生逃入絕島
成思齊退藏於午正門外山谷間
李裕　李孟芸隱東鰲川

具鴻　趙狷　元宣隱松嶽
曹義生　高天祥　徐仲輔　林先味皆入杜門洞
李致一云守仁　鄭熙良　金震陽　李鍾學幷流遠地
崔　瀣隱槐山
柳　珣隱九鳳山
元天錫隱雉嶽山
金澍　禹玄寶入中國
成　溥隱外西山
崔　瀁入中始山
趙犁肅歸德谷
全五倫隱瑞雲山

趙　珙遯栗原山
金自粹隱秋嶺
李思敬隱壐新里
閔安富遯嶺南
金若時隱金光里
南乙珍隱古沙川
蔡貴河隱名義峴
朴　諶隱笠岩
趙安卿隱泉山
邊　肅隱鴨山
朴　寧隱法峴

徐　輔隱積岩

李　行隱醴川洞

申　晏隱黃衣山

李　淪遯桃灘

李養中遯黃陵

徐　甄遯衿陽

林　卓歸錦城

金英庇隱古石山

宋　柱歸洪陽

李遂生隱栗里

高天祐　邊龜壽　安從約　金埈　尹珪　朴眈　許錦

裵尙志　具鴻　李惟仁　閔普文　成　中　金冲漢

金　煒　田祖生之徒歸排祿洞而皆抗不二之節取其義而成其仁焉當時士大夫皆高尙其道希之者惟恐不及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云

杜門諸賢忠列錄 (依不朝峴言志錄次序)

朴門壽竹山人號松庵官贊成事麗亡入杜門洞爲杜門洞主入後遯南原我　朝贈左相

具鴻綾州人號松隱(一云野隱)初諱成斗當麗亡改諱鴻取色斯擧之意官左侍中與圃冶兩賢爲道義之交憂斯道之晦盲擴斥佛老設校興學同扶國社及麗氏運訖圃隱先殉節公懷罔僕之志作詩曰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云云遂與朴門壽成思齊諸賢同登不朝峴以不事二姓之義言志曰伯夷何人我何人言罷入杜門洞設門外閉不開

我太祖以左政丞屢徵不就與趙狷同隱松山李致南遯日與成思齊同爲贈詩作別

公臨終遺命勿書我　朝官啣及歿子孫難遠　朝令以我　朝官啣書銘旌

旌帛三度自絕改書高麗左侍中旌帛晏如　贈左政丞謚文節又贈葬山見奎章

閣忠烈錄首題三綱錄

成思齊昌寧人號　官直提學運訖登不朝峴言志曰寧爲王氏鬼不作李家臣入杜

門洞後遯嶺南

曹義生嘉興人號遠村太學生少師圃冶講明道義運訖與七十二人掛冠不朝峴上而

去令赴舉則執鞭出曰吾且行商矣入杜門洞不出而終

林先味淳昌人號休庵慨舉世短喪與朴尙衷講定禮制行喪三年與曹孟兩賢入杜門

洞不出而終

高天祥開城人官密直使登不朝峴言志曰惟當從者義入杜門洞終不出

田貴生潭陽人號耒隱官正言入杜門洞後逃入絕島

李崇仁星州人號陶隱官密直司事藝文館提學以圃隱黨類鄭道傳使黃居正殺之謚文忠

李孟芸龕津人號川隱官戶曹典書忠宣末以贊成力諫佛法運訖入杜門洞後遯海州鰲川三徵不就

柳　珣晉州人號釣隱官密直使與圃隱友善酬唱有詩運訖入杜門洞後五鳳山後居高陽郊舍謚靖平

田祖生潭陽人號耕隱入杜門洞與具侍中同歸排祿洞謚文元

禹玄寶丹陽人號養浩堂官侍中嘗與具侍中鴻蔡典書貴河朴鍊官尙衷倡議于朝興學校斥佛老運訖登不朝峴言志後奔入皇朝願留不返　天子拜以開留送之公還國遯野自耕種豆煑粥故豆粥宰相臨死戒子孫曰余以亡國大夫生無室家之樂

死勿附同穴亦勿附先人墓勿使子孫繼葬以示余自貶鄉人稱其墓曰獨塚　太
宗選清白吏諡忠靖　正廟八年享崧陽書院致祭

趙承肅咸安人號德谷圃隱門人官縣監運訖初入杜門洞後歸鄉有詩曰豈無三月無
君歎只愧千名甚乞播致祭文曰首陽明月栗林淸風

蔡貴河仁川人號多義堂官戶曹典書初入杜門洞後與諸賢投珮同渡碧瀾津訪牧隱
于牧丹山有詩曰身爲亡國恨不死更何求因遯多義峴諡貞義

徐　輔利川人官工曹典書運訖入杜門洞後遯海西稅駕於平山積岩之地號其居曰
新畓稱米曰玉　太宗屢徵不起而卒遣禮官封墓

邊　肅原州人官戶曹典書運訖退于不朝峴辭工判不起曰吾雖中國人何忍北面更
事二君乎渡碧瀾耕白川名其里曰勿屈號其村曰慕麗　世宗屢拜司諫工議不
就

朴諶沔川人號海隱官工曹典書圃隱門人運訖登不朝峴言志後渡碧瀾因居立巖作
松京朝謁圖朝夕展拜屢徵不起

申晏平山人官宗簿令革命之際　太祖徵之公排祿歸東陽曰豈忍以一身事二
姓乎隱黃衣山名其洞曰排祿畫陶潛采菊圖揭壁

朴寧文義人官工曹典書登不朝峴言志曰横島安在欲往茫然因遯法峴有詩曰宅近
夷齊隱淸風灑我襟

高天祐開城人官都總制登不朝峴言志曰願歸田里歸排祿洞　太祖召拜開城留
終不起

閔安富驪興人號農隱官禮義判書麗亡入杜門洞與具侍中相善後遯嶺南

趙安卿咸安人官戶曹典書運訖登不朝峴言志掩淚渡碧瀾遂居首陽之東終身不出
采薇於泉山

鄭夢周延日人號圃隱官侍中丁丑生母夢抱蘭而生公肩有七黑子如北斗形爲東方理學之宗時士大夫遭喪百日卽吉公獨廬墓盡禮嘗倣朱子家禮令士庶立廟奉祀又內建五部學堂外設鄉校爲興化之本及我　朝受命趙英珪椎殺圃隱于[illegible]賫橋卽時靑竹暫長百尺　太祖聞之改名其橋曰善竹橋乃壬申四月四日也　太宗朝贈領議政謚文忠錄其子孫蹟享　文廟　英廟庚申幸松都竪碑善竹橋詩曰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圃隱公

李穡韓山人號牧隱戊辰生翰林知製誥請行三年喪抗節詩曰松軒當國我流離夢裏何曾有此事圃隱遇害被貶見放入五臺山　太祖遣使迎致韓山伯謚文靖

吉再善山人號冶隱官注書種竹御賜田手把黃花祭伯夷戒子出仕曰效我向殷心隱金烏以博士屢徵不起謚忠節

趙狷平壤人號松山官按察使謚平簡以不死爲耻改胤爲狷犬有戀主故也與具侍

中元三司同隱松山徵之不起曰願采松山薇不願　聖人氓嘗曰吾死題墓曰高

麗按察使子孫遠其遺命以我朝官啣書碑碑忽中折只餘趙公之墓四字

元宣原州人官判三司運訖入杜門洞與具侍中鴻趙按察使狷同隱松山

孟氏新昌人入杜門洞與曹林兩賢同節而終

李致一云守仁陝川人號漁隱官執義麗亡入杜門洞與具侍中鴻成提學思齊友善南遯

日唱和有詩

鄭熙良河東人號默隱官直提學與諫官金震陽等十一人聯疏極論鄭道傳南誾趙浚

之罪謫島

太宗特命宥還而不仕

金震陽鷄林人號草屋子官左常侍與李擴等刻流趙浚鄭道傳等及圃隱遇害即杖流

李種學韓山人號麟齋官樞密學士牧隱子壬申杖流至茂村驛體察使孫興宗希權臣

意縊殺之
崔瀣慶州人號農隱官替成麗亡隱猊山不出以終謚文簡
元天錫原州人號耘谷進士運訖隱雉岳山　太宗屢徵不起親幸其第亦不得見招
爨婢亦給供物而還有御留壇　命官其子謚文貞
金澍善山人號籠巖以禮判奉使天朝還到鴨綠聞運訖寄夫人書曰忠臣不事二君
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何所容夫人有娠若生男名以楊燧生女名以命德仍送朝服
夫人下世後以此合葬且以發書日爲忌入中原居浙江謚忠貞
崔瀁全州人號晩六堂受學於舅圃隱之門官大提學我　太祖握手曰吾友崔瀁
來耶賜田祿不受而終
全五倫旌善人號采薇軒官典法判書隱旌善瑞雲山朔望具朝服望松京痛哭
趙狷白川人官領三司與圃牧兩賢共濟王室遯于栗原山而卒

金自粹慶州人號桒村官大司成母喪廬墓三年事聞旌閭以忠淸觀察使見時政日亂
退居安東　太宗徵以刑判公歎曰吾平日以忠孝自勵今若失身何面目見君父
於地下乎吾有死所行至廣州秋嶺作絕命詞曰平生忠孝意今日有誰知一死吾休
恨九原應有知遂自盡黃喜輓曰有忠有孝難有孝有忠難二者已云得況兼殺身難
李思敬全義人號送月堂官司宰監事麗亡率五子隱肅薪里牧隱作送月堂記
金若時光山人官直提學隱廣州金光里　太祖以物色求之不仕　賜第誠明坊
謚忠定
南乙珍宜寧人官叅知門下事麗亡隱古沙川　太祖屢徵不起晦跡於紺嶽山因封
沙川伯
李　行驪州人號騎牛子官提學麗亡騎靑牛隱江陰太祖首訪見迫不起謚文節
李養中廣州人號石灘官刑判遯廣州被竄不屈　太祖以故人除漢城尹不就又幸

其第問之以野服携琴酒竟不奪志

徐　甄利川人官掌令遯衿陽有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明王統三爲一功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治罪　太宗曰高麗之臣不北面我家者伯夷之類也　贈司諫

林　卓錦城人官海南監務棄官歸羅州隱而不仕

金英庇溫陽人官典書隱古石山上　怒其不屈全家徙邊

邊龜壽長淵人號竹岡文科因遯不仕

安從約順興人官校使入杜門洞後歸排祿洞徵典書不起

金浚隋城人號漁隱官侍中麗亡與具侍中同歸排祿洞

朴　忱密陽人官戶曹典書麗亡歸排祿洞後渡碧瀾津有詩曰西退復東隱夷齊是我師居長湍

許　錦陽川人號野堂官判書陶隱外孫麗亡歸排祿洞有詩曰漢儀自合復三輔秦世
應難至萬年誰解在傍雙陸夢緬懷擊楫大江船著太始錄行於世

裴尙志興海人號栢竹堂官判司僕寺事入　皇朝與中書郎抗禮不屈入杜門洞與
具侍中同歸排祿洞後歸安東金溪村種竹栢以見其志

李遂生遂安人號尊庵與牧冶一般行休遯于遂安栗里拜吏議不仕

閔　普文驪興人官郡守入杜門洞與具侍中同歸排祿洞後遯積城

金冲漢慶州人號樹隱官禮儀判書入杜門洞後遯湖南終身不出以杜名谷遺戒薄葬
墳不立碑后孫築壇祭享

李　裕　人麗亡隱海州東鰲川

李　淪　人麗亡遯桃灘

宋　柱　人麗亡歸洪陽

尹　珪坡平人麗亡歸排祿洞號杏村官大提學

李惟仁　人麗亡歸排祿洞

成缺　車缺　李缺　麗亡同歸排祿洞

張缺　官太師　嚴缺　官太師同歸排祿洞後入首陽山采薇出入于窟後人稱其窟

張哥窟嚴哥窟

金　煒一云瑋　人麗亡歸排祿洞

以下諸賢見高麗名臣傳海東忠義錄奎章閣忠烈錄

李陽昭順天人號琴隱進士與　太祖善麗亡遯漣川清華洞　太祖親臨其第置酒敘舊　命聯句曰秋雨半晴人半醉賡曰暮雲初捲月初生　下床握手曰予眞予故人因拜谷山郡守不就臨卒自書銘旌曰高麗進士李陽昭　上賜以葬山守塚戶　命贈清華公

申德隣高靈人號醇隱官禮儀判書麗亡遯居南原杜谷
張安世玉山人官德寧府尹不仕　本朝隱居遂志寓感詩有宦遊只欲扶王化何用區
富貴全之句謚忠貞
韓喆冲清州人號夢溪官典書麗亡不二臣自隱於杜門洞以終　賜尙州白原山
金　濟善山人號白巖官郡守麗亡壁上題一絕曰呼船東渡魯連津五百年今一箇臣
若使孤魂心不死願隨紅日照重垠乘船渡海不知所終謚忠介
車原頫延安人號雲巖官諫議麗亡隱平山　太祖屢徵不就謚文節
金士廉安東人號梧隱官左司諫我　朝不仕
成汝完昌寧人號怡軒官政堂麗亡隱而不仕
李釋之永川人號南谷官提學麗亡遯龍仁南谷
河自宗晉州人號木翁官兵部尙書麗亡僞疾不起

鄭　溫晉州人號愚谷麗末托晴盲棄官歸晉州　太祖屢徵不就遣使以松葉試其瞳終不撓
安　省廣州人號雪川官直提學　太祖拜平壤伯不受命托以一目差少　太祖命名焉
孟希道新昌人官典教令麗亡退居東浦
文益漸南平人號三憂堂官提學使元元主屢恭愍爭之不屈遂竄南荒放還時置綿核於筆管來見麗訖遯居鄉里　太宗封江城君謚忠宣
閔　愉驪興人官驪興府院君麗亡退居通津鳳翔里不仕
李存吾慶州人號石灘恭愍九年登科見時事日亂憂憤成疾而卒　贈大司成立祠
金若恒光山人號惕若齋官執義麗亡入　皇朝遠謫不返　贈叅贊
鄭　地錦城人官海道元師麗亡棄官歸鄉謚景烈
郭　樞淸州人我　太祖拜贊成不就而卒謚文良

成　溥昌寧人官刑曹摠郎麗亡遯居　太祖徵大諫不就　贈兵曹判書

曹希直昌寧人官正言與李存吾疏斥奸臣竄謫珍島麗亡勸仕自比夷齊不起作鴨鷗亭於嘉興水邊

李思之京山人號麗隱亭官府將其父希慶爲麗朝元帥南攻阿只援都而還爲零賊所害公在改國之初杜門屛跡

尹忠輔茂松人官安城郡事我　太宗除官不起遯驪江

趙鐵山平壤人松山狷子我　朝拜中樞院事不起

崔七夕全州人七月七日夕戰于對馬島有大勳仍賜名　太祖潛邸有布衣之誼與圃牧爲道義之交麗亡隱桑鄉太祖封府院君謚威靖

鄭　樞淸州人號圓齋運訖疽發背而死謚文簡

林貴緣羅州人官少尹麗亡不仕

宋　皎礪山人官典理判書麗亡屛居礪山
李　集廣州人號遁村官判典校寺事見麗氏政亂逃竄于永川後遯驪州川寧縣
趙　瑜玉川人號虔谷官典農寺副正我　朝以漢城尹屢徵不就
羅天瑞安定人官安定伯見麗運訖與其子閤門
程　廣　人號巾川官殿中判侍事與州人同入直見麗運將訖入杜門洞後居光州
以淚洗巾土人感其忠名曰巾川
都　膺星山人官贊成麗亡杜門屛跡屢徵不就隱居魯隱洞　太祖賜號靑丘堂
金自進光山人官司評驪亡退居羅州以麗字名其山田亭井
李　滑　人官運山監武我　朝拜正言不起
李明誠公州人官知製誥麗亡隱利川
崔文漢　人忠肅王駙馬知國將亡遯居江陵遂辭巡檢

金　瀹光山人運訖遯銀川名其里曰不降

蔡王澤平康人官領護軍麗亡隱居臨陂

金光致尙山人洛城君與上洛伯得陪平紅賊及倭冦麗亡遯居尙州

許　徵陽川人官縣令麗亡以巡檢遯居吉州

金承吉光山人官縣令隨父仁南左遷長沙任居麗亡因居不仕

孟　裕溫陽人文尙書與其子同隱

宋　寅　　人號松村官左侍中麗亡棄官歸鄕終身不渡漢江

洪　魯缶溪人號敬齊官舍人見國政亂移疾歸田終身不出

陶東明順天人號雙檜堂官南臺掌令麗亡入杜門洞屢徵不起

范世東瑯琊人號伏巖官府尹麗亡入杜門洞後遯羅州

李　瓊河濱人號二憂堂官牧使元耘谷門人麗亡入杜門洞終不出。

鞠　禱潭陽人官佐郎　太祖朝火燒其廬杜門不出遂立節

中包翅高靈人我太宗徵擊司諫工議竟不就

車仁頫延安人

曹信忠官左翼兵馬使我太宗除職不就退居永川

崔　清信川監務入我朝以贊成召之終不起

姜　樸麗末退居杏陽里每月朔望登峴西望故都因名望主峴

盧侍中白尙書漁隱歸隱之未傳性名良可悲矣

全信字而立號栢軒天安人官進賢閣大提學壬申以後自靖其身確執罔僕義入杜門洞以歲寒後凋之義自號栢軒太宗親訪其里名其洞王訪里

李元桂我太祖庶兄官門下侍中恭讓朝見時事日非鄭道傳等欲推戴太祖極言不可見其已定遂飮藥自殺太祖卽位前二十日也後贈完山伯

盧俊恭光山人潛心性理學麗季禮壞舉世短喪公獨行三年之制壬申以後晦跡隱遯
我朝累徵不赴上曰盧俊恭扳乎清俗經不回贈謚節孝命旌

金居翼官政堂文學本朝累徵不就

朴剛生密陽人字柔之號蘿山耕隱官叅賛政府事集賢殿提學以文雅著名太祖拜戶
曹典書不就

許邕金海人號逗軒官典理判書藝文提學以剛直名世見時事將亂致仕丹城本朝
累徵不起而卒

元庠原州人政堂文學松壽子恭愍朝與李穡首被囚鞫酷刑不撓鄭夢周疏救甚力流
配壬申大赦隱于長湍大德山下守道自靖上素重其德望累徵不起托以疲癃難強
固守舊志以終餘年上知不可強屈特賜謚僖靖

玄繼生義昌人太學生麗運訖入杜門餓死殉節

金振門金海人字汝執奉翊大夫禮儀判書元熙帝至正二十年庚子公生而粹美不喜
遊戲起居動止凡兒異而毅然有大人氣像及稍長沉深有度語默不苟十歲善
屬文不煩提論日開月益能通四書十五歲遊於師門較藝庠序發語驚人傳流
莫敢望焉模楷端正德業已成人皆知其爲君子人而文章之發越乃其餘事也
二十二俱中司馬試二十六擢文科選補同正閤門祇候尙書公勉加學業公服
膺庭訓潜心黃卷閑居數年閉門端坐講究經史百家之書無不曲暢旁通年三
十二陞拜政堂文學檢校太傅同判都評議使司冬以賀正使如京師還拜右僕
射實文閣大提學公持心正直處事公明投之所向無不當理移拜奉翊大夫禮
儀判書圃隱鄭公夢周揚言於象曰知無不言遇事擔當如金某者有臺閣之風
廊廟之具建我　太祖大王革命之後與牧隱李穡學士朴自儉等十四人棄世
同退杜門洞自靜公識見高明言語英發好賢樂善得於天性散財好施不惜臟

獲田土而賙人之急性本儉素常服短衣不曳於地敎誨子弟戒以奢侈勸以經學曰奢侈所以喪身之斧斤經學所以發身之根柢汝曹其勉之其待親戚也一以誠欵少無假僞嘗與諸宗約作聯金契常常會集以修敦睦之義嘗曰宗親不當外交朝貴口不及時政之得失遂爲家庭之訓 平

英宗大王御製

杜門洞碑面

勝國忠臣今焉在特竪其洞表其節

碑陰

崇禎紀元後百二十四年辛未季秋追感杜門洞前朝忠臣七十二人節義特 命祿用其孫竪碑洞中寔予卽阼二十七年也

不朝峴碑面

高麗忠臣不朝峴

駐馬感古事 隨駕諸臣聯句附

勝國忠臣勉繼世

分明鑑戒在興替

地因人重名猶傳

里隔山深跡自翳

積素周開八百年

狂昏秦失萬千計

杜門洞邃餘風聲

善竹橋荒尙書

都承旨 閔亨洙

同副承旨金尙魯

左副承旨趙明謙

左副承旨韓師得

右副承旨宋敎明

記事官 李會元

別兼春秋金漢喆

豈但彜倫當日扶　秉春秋　權瑞東
須看懿節至今揚　廳注書　洪益三
愚裏兄願爲良臣　修撰　金尙迪
聖德宜思鑄盛際　修撰　鄭葉良
七字鑱珉還輦途
琦敷扆綍詔來裔　校理　南泰齊

養浩堂禹先生遺事 出禹氏家藏

公諱玄寶字原功丹陽人易東倬之孫赤城君吉生之子號養浩堂又號獨樂翁扁其堂曰獨樂堂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恭愍王四年乙未登文科官至純忠翊戴佐理功臣門下右侍中寶文閣太提學丹陽府院君我祖特進大匡輔國崇祿大夫丹陽伯　贈領議政謚忠

靖公號淸白吏恭愍朝補春秋檢閱拜執義左司義大夫時正言尹紹宗草疏將請去金
興慶斬金師幸罷影殿之役公與同僚金允升徐鈞衡崔積善盧崇等上疏曰事貴變通
言要功時不通乎變事難有成不功於時多言何益臣等承之言責未有一言能副聖明
敢不罄渴衷懷思所以補聖德之萬一國家自庚申年以來倭賊爲冦連兵追捕未能禁
制近年以來狂暴尤甚殺害將帥擄掠人民沿海州郡遠近騷然至於再犯京畿無心畏
忌將來之患固難側量將相大臣恬不爲意制禦之方未有成等如或群賊乘間突至將
何處之凡事預定則有備無患倉卒則智者難謀願殿下謀及將帥謀及朝臣問以計策
豈無方略可施者乎早定規畫無失事機議者以爲賊善舟揖不可以水戰若造舡艦是
重困吾民是不然水賊不可以陸攻其勢甚明且攘賊禁暴本欲爲民其可念小弊於民
而貽大患於國乎今東西江幷置防守賊泛水揚々而來我軍臨岸拱手而已雖精兵百
萬其於水何哉宜作舡艦嚴備器仗順流長驅塞其要衝賊雖善水安能飛渡倘得勢便

擒捷掃蕩亦可必也不敎而戰是爲棄之況戰者危事一勝一負存亡係焉不可不愼國家素無預備民不知戰一朝有變搶攘顚倒方始驅聚以克卒五兵刃未交望風披靡以此而戰烏乎有成雖孫吳爲將亦無能爲矣宜預選將帥蒐卒鍊兵敎而習之使人人耳熟金鼓目慣捻旗皆以戰爭不爲驚駭之事則雖遇勁敵皆能致鬪豈有狼狽失次者乎用兵之道專在於將而良將之才自古爲難宜擇子弟有器識者並令學兵法習武藝常加敎閱訓養精鍊待其成才而用之良將何難得而用兵其有失律之患哉古有兵書取人之科卽此意也食者民天不可不重孔子言兵先言足食食如不足兵雖衆將安用哉國家用兵已多年矣未有畜積以備不虞況今雨澤愆期豊歉難知宜廣儲待以贍軍食人事動於下天變應於上天人相與之際休咎之徵不可誣矣邇來天文示警地道興恠非一而再安得不謂之異乎古者有以祥而致災有以災而反祥者在人主戒謹與否耳願殿下益加修省以弭天變殿下臨御以來厲精圖治屢下德音頒示条令其於憂國愛

民愿甚遠也法悉備也然而理效無者教化未孚其故無他但有司者以爲文具循舊弊耳願殿下取丙申以後屢降条畫申勅有司舉行無遺使民之道不外乎此王下都評議事司竟不行公初授密直代言陞提學轉同知司事兼大司憲時禑乳媪張氏將祭昔吉禑使宦者鄭龜鳳言於公曰今禁酒令嚴乳媪欲祭松岳如何公曰酒祀神之物若受司憲帖則可矣又進政堂文學仍兼大司憲久之拜門下贊成事賜純忠翊戴佐理功臣號我太祖回軍禑側諸將職以公爲門下右侍中纔數日而罷封丹陽府院君恭讓王即位金紵等獄事起辭連公郎舍上疏請置極刑不報復上疏請正典刑籍沒家產不允郎舍伏閣待命王以公與紵說辭不相干只免官郎舍又疏請不聽尋判三司事逮繫[illegible]獄淸州水災得免臺府言不可輕赦又不聽大司憲金士衡等上疏言罪涉[illegible]實[illegible]而已皆遠竄而唯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留在京城不宜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允翌日又請皆不報於是士衡與執議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兢

持平趙庸以言不聽辭職不允令示事又皆稱病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都堂堂請從刑憲之請王不得已流于遠地尋宥許從便憲府不疏請李穡罪而不及玄寶糾正朴子良等與讜議時公子洪得爲執義赴衙子良等不遲迎大司憲金湊言子良等不迎執義又譏憲官爲曠職以下凌長請罪之下子良巡軍鞠之子良曰謀絕王氏謀立昌者穡也謀迎禑欲使王氏不立者玄寶也二人其罪同一律也本府論穡而不論玄寶以其子洪得爲執義洪得論穡罪是則論其父也與同刑論父之黨而不卽辭去是不有其父乎其父謀絕王氏知而不諫是不有王氏也是無父無君之人也何以迎爲項者命省府刑曹議玄寶等罪乃罪疑惟輕然謀迎禑以絕王氏送彝初等上國將害本國罪之大者省府刑曹不能糾治反從輕論故曰曠職萬戶柳曼殊曰所司論玄寶等罪密封以聞何由知之子良曰糾正安升慶乃囚升慶鞠之升慶曰前此詣鄭道傳第問曰公上書言事甚切然乎道傳曰然若其言書中之事予聞之遂不迎洪得又見道傳問曰近者省

府刑曹論禑昌擧初之黨爲大惡其事已矣吾所聞只此耳於是朴子良安升慶配水軍洪得改爲典校令省憲刑曹又上疏劾流道傳于奉化縣全省交章論玄寶請削職遠流疏再上王以其孫成範爲駙馬故皆留中召臺諫曰玄寶罪狀雖或明白予必救之況罪狀未明曾被流放又在赦前其勿復論臺諫退又請不允知申事成石璘代言柳廷顯等曰事關大体不可不聽王仰而思之臺諫復面請王勉從之命流玄寶曰令有司强請卿罪卿宜歸所安處乃命流鐵原尋宥之封丹陽府院君其後金震陽李擴李來李敢權弘柳沂等爲臺諫極論趙浚南誾尹紹宗南在趙璞之罪請令有司收浚等職牒功劵鞫問謀叛之罪明正典震陽等使人于道傳謫所奉化縣執道傳囚于甫州臺諫交章請誅浚黨震陽之疏雖尊我太祖其實害之於是鄭夢周沈德符爲侍中王召議流浚等遠地削誾紹宗在璞等職夢周忌太祖威德日盛中外歸心知浚道傳誾在等始有推戴之意欲乘太祖病篤啚之與李穡禹玄寶嗾臺諫劾浚道傳在誾素有歸心者五六人除之以及

太祖太宗曰事已急矣將若之何太祖曰生死有命當順受而已太宗與太祖弟和壻李濟等議於麾下士曰李氏忠於王室國人所知今爲夢周所陷以惡名後世難能辨乃謀去夢周太祖兄元桂之壻卞仲良洩其謀於夢周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太祖待之如舊太宗曰時不可失及夢周還乃遣趙英珪等四五人要於路擊殺之是歲壬申四月初四日也太宗又與和等議遣恭靖大王啓王曰若不治夢周之黨請罪臣等王不得已下臺諫巡軍獄命判三司事裴克廉門下評理金湊同巡軍提調金士衡等鞠震陽等甚苦震陽曰鄭夢周李穡禹玄寶禹洪壽等遣李崇仁李種學李種善趙瑚等謂曰李判門下恃功專擅今墜馬病篤宜先翦羽翼趙浚等然後可圖於是囚種學崇仁瑚等于巡軍獄鞠之旣而流震陽及右常侍李擴右鍊議李來左獻納權弘及執義鄭熙掌令金畝徐甄持平李作李伸崇仁種學于遠地按律者言震陽等罪當斬太祖曰震陽等承夢周指嗾豈可濫刑曰然則痛杖之太祖曰旣已寛之何杖之有震陽等由是得免太祖麾下將士上

疏請籍沒夢周家產梟首都堂并治其黨王從之廢崇仁種學種善李擴趙琍等爲庶人
大司憲姜淮伯以淮季之兄不坐玄寶洪壽以成範故得免於是都評議司私自決策執
玄寶與其子密直代言洪壽典醫副令洪富判事洪康上護軍洪得禮曹正郞洪命
及宗室南平君和壽延君珪寧原君琦益山君叙福原君咨順寧君枝門下贊成事安翊
判開城府使金南得密直府使都興知申事安瑗左代言柳廷顯右代言許應判司朴興
澤前延安府使安浚內府令申元弼兵曹摠郞崔咸宦官姜仁富等流遠地使經歷張至
和白王曰女寶等屢干罪犯過蒙寬宥猶不改心乃更謀亂禍機甚迫未及上聞將玄寶
等分配于外臣等聞亂臣賊子人得而誅敢用先發後聞又上疏曰賞罰人主之大柄賞
罰不明則善惡混淆紀綱紊亂而危亡隨之伏見玄寶洪壽本以不忠之行依阿取容竊
位苟祿但知其家不知有國無一念及於生民無一言及於公道頃在僞朝黨於林廉廣
行賄賂奪占民田免於戊辰之誅幸也玄寶則叅於金紵得原之謀洪壽則與於迎立辛

禍之議屢被彈劾竊免已罪陰遣彝初造飾大言訴於上國請親王動天下兵謀本國此
實萬古不赦之罪近年以來臺省抗疏論罪者數矣賴殿下寬慈幸蒙原免誠宜改行易
慮以報聖恩顧乃深啣向之論己者擬欲報仇朋比夢周援引私昵諂倿之徒布列攸司
又與宗親等無時聚謀誣陷忠良搆亂國家罪不容誅臣等備員相府以社稷大計不可
坐視不言故於前日持罪魁玄寶及其五子與黨類南平君和等三十人皆已流遠地而
罪惡貫盈未厭衆心伏望明正其罪籍沒家產以明國家罰惡之典王命流玄寶于鷄林
皆削籍憲府上疏曰殿下卽位以來變故相仍朝廷不睦此無他賞罰不明恩義不分之
致然也玄寶素無節義阿世取容位至宰相洪壽奸回諂媚無一可稱寅緣戚里籠待優
渥幷宜恭謹守職以補王室也旣與安烈廷謀又與夢周交結搆亂罪在難宥恃殿下數
宥之恩所犯屢着幸賴忠義之徒衛國之誠夢周旣已伏誅玄寶以夢周之黨凶謀危社
稷曾無戒惧日益驕矜謀害忠良惟向夢周報復之計遂使中外相疑臣隣不輯竊爲殿

下痛甚法者國家之大柄不可私撓也今都評議司上疏論列而殿下屈法寬貸以缺衆
心伏望殿下計以社稷斷以大義以明其罪垂戒萬世耶舍亦上疏一依都堂所啓皆不
報憲府又上疏曰天祐聖神以復王室而殿下勵精圖理幾至昇平實三韓萬世之幸也
而玄寶父子所犯合於夢周之奸計欲害王氏皆關國體宜與夢周同刑法不當宥賴殿
下寛仁獲全性命日肆奸邪之計爲夢周乃懷報復之志追謀不測之術連結宗親等陰
爲搆亂貽患國家是誠社稷之罪萬死何惜恐殿下不得私也竊念殿下即位以來禍亂
相繼迨今不解無非此人之爲也薄昭文帝之親舅也一犯法而文帝不少假貸以存漢
法揚妃玄宗之寵姬也一有變而玄宗割愛正法以安衆心盖不得已也願殿下深思熟
慮斷以大義永絕禍階耶舍金自粹等言玄寶搆釁生事之罪在所不赦輔臣憲臣上章
請罪而殿下不以大義處之務從寛典是愛克厥威流於姑息而大有乖於從諫之美意
也願明威斷一依前日所奏以快衆心王命永不叙用臺諫復交章請罪而留中不下伏

閤力爭不允極贊趙浚等忠功亦陳夢周之罪曰夢周貪饕富貴招納貨賂專權自恣植黨謀亂萬一得成其計專擅國柄則不惟濁亂朝廷將必傾危社稷餘黨契長壽李彬金履安魯生崔關金瞻等幷罷遠流其腹心玄寶洪壽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固請不已王曰玄寶罪雖重予本惡殺不忍加誅且予旣從臺諫之請已遠流臺諫亦從予意無强言臺諫又言震陽等獄辭云玄寶父子指嗾累疏請明正其罪於是更流其五子永不敘用

初公爲贊成事時與曹敏修赴京冊禑爲王又受孝敬王謚爲恭愍（禎陵碑文前面有商議臣禹玄寶六字）

又與何崙如京（南京）　上恩公麗氏運訖歎息遊入中國作洞庭山水之間行無心東歸及我朝開國公之五子以母夫人朴氏年逾七十亦有脚病子孫侍側不離又以相離之故症勢日劇不仁置而成仁於革命之際始入本朝遂爲大用公聞本朝事定五子已安遂自上都東還太祖仍封丹陽府院君賜佐命功臣號以前朝大臣力辭不拜命改錄券鷄城君李來代入旣而特進大匡輔國崇錄大夫封丹陽伯寶文閣大提學又讓不行自

上稱其淸德賜金銀米粟尋問不受終不受待以古舊之禮許以白衣引見進退上送至
中門公心甚未安請歸田里尋病卒年六十八輟朝三日賜賻致祭官庀葬事追贈議政
府領議政太宗朝仍正議伸寃揮褒贈鄭夢周等忠於其君復其官爵配享文廟追奬金
震陽李穡吉再徐甄李種學種善金湊李養中李擴李作李仲等爲立贊尤恤其後賜諡
忠靖公淸白吏號公在於前朝與右數君子同心戮力以扶王氏値革命之時身赴皇都
未得與數君子同歸仍留上國遊於洞庭荆楚之間備經險阻未忘舊主勞心辛苦艱楚
尤甚將終命無心歸 天朝聖明哀其流離爲舊主節操彌堅引見接語待之尤禮開喩本
國慰而出遣父子更逢悲歡相勞見者奇哀公仕於麗朝位雖宰相淸寒無比衣服不備
四節饘粥難繼於朝脯煎豆作粥採蔬爲饌充飢鄕黨稱之曰豆粥宰相世人亦曰公非
但自奉儉約系勳大利視之如浮雲然其爲淸白莫及矣丹陽伯同議圖隱請于大明乃
設四學立州縣鄕校冠帶喪制大辨東夷之風一依中華至我太宗大王朝賜淸白吏號

世宗大王成宗大王宣祖大王孝宗大王列聖朝再三傳敎前後申明世恤其後裔子孫雖枝庶可定儒業勿定賤役故禹氏雖枝庶無才者免軍役者以此也

李穡撰廣通普濟禪寺碑文禑之四年丁巳十月朔群臣等署狀請本寺載事文云有商議臣禹玄寶六字牧隱撰文敬公安輔墓誌略曰吾既無子門生即吾子也今其門生李寶林政堂文學廉國寶李靭禹玄寶皆樞密宰相奉翊大官者又多其他通流以名聞于時而闢浮屠以扶吾道者草溪鄭習仁也避仇怨能遁荒野者廣州李元齡也得人之盛當世稱之題淸州拱北樓詩曰此樓幾登陟臨幸古無初已用詩爲記何須史亦書斷坡當檻豁疎柳繞簷虛近侍忝非分躋攀且許予又曰扈從登樓日淒凉雨霽初君王來送表賊寇聘降書景晏 山如盡秋深水似虛南州雖信美悵望轉傷予

惕若齋金九容寄忠靖公詩曰山川蕭瑟秋風起回首靑雲千萬里飄然無賴一狂生四年高臥驪江水死生榮辱誰是爲不覺時時仰天笑江魚材酒發長謠過眼風雨知多少

又有名不傳寄詩曰聞說君王放鄭聲漢陽山水豈無情誰能更獻經綸策堯舜君民在此行

亦有詩搩云地閭閻少覩此俾予傷澤未蒼生及誰能勿剪

棠史氏曰忠靖天性謙平公直氣質諄謹奉身請苦事上以禮撫下以恩守職勤幹不近秋毫盡心公事內行敦備平居擬效宋司馬相公之志不好侈華至於飲食衣冠但免飢寒華衣珍味莫敢近視金如石嘗曰臨財無苟得是聖人所戒然臨財不爭者善矣教子孫勉令忠孝講之以嚴閨門肅如朝廷世稱賢相才足洪濟遭遇非時値革命之際未遂志願常欝欝墳恨而終可勝歎哉

權近撰獨樂堂記曰或嘗語予曰宋之司馬君實范希文俱以伎術位至宰相道德勳烈亦與之相上下范公之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志大而其仁廣宜其致君澤民以濟四海也失聖賢之道非貴乎獨善欲以及人焉爾故朋來而樂者孔子也

與衆而樂者孟子也二公皆學孔孟者也范公之志其大如此司馬公乃以獨樂名其園何哉余曰君子之樂有本有末得於胷中者本也見於及物者末也自其胷中之樂推而至於及物則天地萬物猶吾一体無一不在吾樂之中而人同類也其及宜先有朋沅來可樂也英材教育可樂也形於一時而樂只之詠作矣及於後世而樂利之澤遠矣至於及物則大而鳥獸魚鼈之咸若微而庭草之不除是物與我皆囿於太和之中而得其所其可樂也爲如何哉然及物者難盡也有吾樂未充而爲吾之憂者焉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況其下者乎若夫得於胷中者不隨物而有變常浩然而自存內省不疚俯仰無作此獨樂也范公極於及物言之司馬專於自得明之非有自得之樂者不能極於及物二公之互相發也雖然樂之自得亦有淺深之異孔門高弟親灸聖人而其所造各不同車馬衣裘共弊無憾子路之志可謂大矣然視曾點童冠咏歸胷次悠然之樂則有間矣是皆於及物之際見云爾若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即與孔子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亦在其中

者殆庶幾矣是眞自得於胷中而獨樂者也千載之下濂溪先生盡嘗知此每令學者尋
孔顏所樂者何事二程夫子有得於此夫濂溪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惟其如此然後可
以造孔顏樂處矣此非本歟或惟惟而退旣後日予謁丹陽禹相公時公罷官閑居有年
矣以獨樂扁其堂命予曰吾雖慕司馬氏然其意非盡出於司馬也春朝看花花可樂也
而花不與吾同樂秋宵看月月可樂也而月不與吾同樂也雲峯之奇松雪之秀可樂翫
也珍禽之音好雨之聲可樂聞也凡物之接耳目而樂吾心者雖不可窮而無一物能同
吾所樂則得不謂獨樂乎書可獨觀而不必講論也詩可獨吟而不必唱酬也酒可獨斟
而不必有賓客也晏而起倦而睡或涉于園或偃于床惟意所適與影而偕吾閑居而獨
樂者也感懷今昔興亡得喪之變無窮往者旣皆夢而非直則來者又可保其實那猥以
無能久珞顯位而獲免久罹患難而獲全遭遇聖明之朝以老太平之世幸莫大焉弔前
人於旣往慶餘喘之尙存視一世之營營獨無求而自足此吾撫窮而獨樂者也子爲我

記之予不獲辭爲進其所甞與或人論者仍告之曰夫人有欲則其紛擾而多憂無欲則天理自明隨處泰然而可樂惟公早以程周之學講究孔顏之樂方其貴也以希文之志爲憂樂君實之德爲事業及釋位而去也窮抑困厄極其慘酷而公處之恬不動心悲歡榮辱自外而至者如寒暑晝夜更代乎吾前而吾無欣戚於其間惟自信自慊以全吾胷中之樂此衆人所不知而君子所獨樂也又况公之功成名遂而身退優遊始養以樂餘年亦與司馬公洛中閑居之日無以異焉宜乎以此名其堂也吁吾心之樂充於中而形於外一堂之上苟得推之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可使熙熙同於一堂之上也

麗史曰丹陽伯族人金戩甞爲僧私其奴守伊妻生女密加愛育公姓親禹延作妾生女以嫁鄭雲敬雲敬生道傳所謂守伊妻乃公牛峯婢四月也道傳少聰慧有異才公愛之使許良做業登科遂仕於朝公口不出家奴之言恩莫大焉累被道傳之憚劾備經險阻而又爲其黨尹紹宗安升慶柳曼殊咸傳林等所搆陷不能容身遺書子孫勿令結婚於

道傳之後而亦以鄭圃隱同志之人不得同死於革命之際以罪人自處獨居幽處別號
軒號皆用獨字遺令子孫不得祔葬先人墓子孫亦不得祔葬我墓云故夫婦各葬世人
傳曰獨塚夫人墓在於豊德敬天寺後多大洞夫人父監察大夫朴德龍祖軍簿司判書
慶源君沅曾祖僉議府左政丞右文舘大提學推誠賛化功臣延興君謚文匡公朴全之
本竹山
壬申四月初四日圃隱遇害時子幼家屬驚散圃隱尸在道傍有一高僧率其徒自
天摩山出來備棺治喪葬于海豊縣必是圃隱在時吟贈詩句云江南萬里野花發何青
山無好山云僧也圃隱葬後右僧時時來訪丹陽伯指示葬所云云墓道勿用誌文銘碣
無乃畏禍而然耶是前金震陽疏曰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謀害本主欲掩賤根云々
高麗史曰知貢擧門下評理禹玄寶取金漢老等三十三人辛禑如西京時命賛成事禹
玄寶留守京城禑十四年正月禑四至定妃殿以我太祖守門下侍中李穡判三司禹玄

竇尹珍安宗源門下贊成事文達漢宋光英安詔門下評理成石璘政堂文學王興知門
下事印原寶判密直司事十五年金庚獄起禑命贊成事禹玄寶密直事姜淮伯鞠之
恭讓王元年都評議司事議革私田之制時我太祖趙浚欲革李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
禹玄寶李琳邊安烈皆不欲革由是革復之論未决鄭道傳尹紹宗同浚議權近柳伯濡
同穡議鄭夢周依違兩間乃令各司議革復議者五十三人欲革者十八九其後焚田籍
於市街火數日不滅王歎息流涕曰祖宗私田之法至于寡人之身而遽革惜哉
辛昌元年以崔瑩爲門下左侍中禹玄寶爲門下右侍中宋光美爲贊成事安紹爲評理
禹洪壽爲大司憲鄭承可爲鷹揚軍趙珪爲密直副使金若采爲知申事丙申罷玄寶以
曹敏修爲左侍中我太祖爲右侍中趙浚爲密直司事兼大司憲
恭愍記曰辛旽方用事時畏憚者獨慶千興柳巷韓修李達忠禹玄寶元松壽而已林堅
味李仁任廉興邦等欲害之毀謗無數恭讓三年九月以鄭地判開城府使被召未赴病

卒十一月以權仲和三司左使地與仲和坐縣初事得罪至是皆復職議欲官禹氏之漸

云云十二月以李穡爲韓山府院君以禹玄寶爲丹陽府院君

世傳曰公歿後公之子一爲台位一爲開城留守一爲慶尙監司一爲忠淸監司一爲江

原監司一日爲大夫人壽宴三道監司入啓請遞歸欲上壽世宗大王不令改差優給其

由使之咸聚壽宴三子一時承命而歸覲大夫人年至八十病脚不仁久矣聞三子自遠

道至不勝欣喜忘其不仁倚肉急起之際病脚忽伸起居如常一時稱之孝感所致壽宴

之日五子皆爲鄕相諸孫十餘人皆爲顯官乘大夫人於轎中子孫皆肩輿而樂遊莫不

稱歎上亦賜宴需萬朝咸聚宴席其爲盛事無比云云其後式年設科題孝伸脚云云

養浩堂禹先生遺址碑文

此養浩堂禹先生遺址也嗚呼先生當麗季見王氏籙將去思欲以隻手扶顚與圃隱協

心並力卒之圃隱死先生萬死流離竟不死閔僕以終焉此比干微箕所以並爲三仁者也先生赴上　國誓不東還　太祖高皇帝高其節陛見禮甚摯俾返故國我　太祖大王許以白衣見伯之丹陽先生辭不居遺戒子孫勿令內室祔葬此其意甚悲人或以先生不知天達權疑之嗚呼其不知不達乃所以先生也後三百有餘年子孫爲表其遺址以立石焉其地與圃隱舊宅相隣近何其奇也又何其可悲也先生諱玄寶字原功　外裔孫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兼管理使蔡濟恭撰　生員韓命相謹書　崇禎三甲申　立

朝鮮歷代史略曰正廟朝八年甲辰命高麗侍中忠靖公禹玄寶配享崧陽書院仍賜祭

玄寶祭酒倬之孫受業於文敬公安輔之門與鄭夢周同心講究復喪制禁族婚興庠序

牧隱李先生遺事

公諱穡號牧隱韓山人稼亭穀之子早擢高麗文科壯元又中元朝甲科授翰林國史編

修文名振天下鄭夢周同心輔政咏菊詩人情那似物無觸境年来漸不平偶向東籬羞滿面眞黃花對僞淵明龍沙漠漠又秋風衷草連雲落照紅折得黃花誰上壽海西千里是行宮時麗王幸海西也以當立前王子昌之論流韓州至是上以手札召至以故舊之禮公長揖不拜昂然笑曰老夫無可坐處上降御榻而語之公請歸故山命中使護送至驪江淸必樓宣醞談笑自若忽暴死如中毒也其子密直司事李種學亦不仕爲鄭道傳陰嗾被虐殺至今京城有牧隱影堂子孫輪回歲祀

松隱具先生行蹟 出具氏家藏

遺稿

詩

述懷

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石田王春在揮鋤朝暮耘

贈李漁隱 致

曩日經濟士今寓滄浪翁纓濯兼濯足何日與君同

歸松山有懷

夫吾性癖少營爲一任天公處分宜薇蕨滿山寧學圃藤蘿繞屋自成籬風無宿約時時到月不相期夜夜隨外客休傳塵世事北窓高臥夢軒羲

南遊日和具致丞 鴻　李漁隱 致

臺邊惟滿月嶽上但寒松乾坤歸混一回首不勝恫

贈具政丞鴻遯野時 以下三首不傳姓名

壠畝生涯足熊魚取舍精自靖罔僕志能立懦夫情

其二

千古綱常任一身藏蹤草野問誰民如君卓節投著地晉柳殷薇蓀得春

過具政丞鴻遺墟

古國城西別一村昔人遺址至今存出關老子何須數入海田横且莫論雷首山中殷日月潯陽江曲晉乾坤幾敎君子興長喟揖挹清芬吊九原

傳旨

傳曰松都不朝峴尙今在眼其時已有勝國忠臣勉繼繼世之聯句杜門洞人調用事亦有　下敎其時有留守狀聞者其果調用乎令銓官詳放後日次對以奏其雖調用至一官而止是豈矛意一體另筋銓曹事

賜祭文　正廟追亨　朴松庵門壽時

昔周代ㅣ其命維新望叶雲霓理順天人曰有夷齊獨辨一死歌傳翠薇義炳靑史粤我國初武定文昭揖讓午會干戈甲朝猶彼義士不附大邑譬古二子又加七十春花落盡雲刼浩冥曰仁獨傳逞蹟難徵睠彼古巷尙有杜門　聖朝垂褒刻石經綸事曠蒼棄妥靈何所迺詢居留揭以俎豆餘四百年始擧闕典諏吉拋樑不日功㝵一區棟宇神兮尙徉成均近側隣近崧陽妗節雙峙瞰如白日伻官奠酌庶幾歆格

傳旨

傳曰今覧松都留守狀　聞杜門洞七十二忠徒用愴意焉特書十四字以下令留守刻

竪表志仍爲設壇致祭於其洞事

賜祭文　英廟辛未

維崇禎紀元後百二十四年辛未十月二十一日朝鮮國　王遣臣開城府留守徐宗伋

諭祭于杜門洞中高麗諸忠臣之靈守節不貳臣道之常顯忠褒烈著在禮章我　朝

受命應天順人　聖化攸及率普皆臣爰有麗民七十有二罔臣罔僕自靖其志有洞

曰何有門斯扃閉而不出晦跡匿形其身雖廢其節不沬抱忠守貞矢死靡悔後有不

朝前有掛冠顧名雖殊取義則班惟曹惟林惟姓之孟傳者有三餘無記省予昔歷玆

顧詢遺址噫昔興感予懷曷已事蹟漸遠文獻奠徵欲歎于後其無褒稱大書特書有

十四字庸竪貞珉庸褒予意想像遺烈搜訪後裔相方相位以壇以祭牲酒旣潔黍稷惟馨百世何遠永樹風聲

傳旨 正廟戊午金忠介公濟 贈謚時

略曰東俗蚩々自箕帥以後得聞彝倫之叙及至鄭文忠誌賢乃能倡明之皆以隱爲號號稱九隱即圃牧陶冶是已外此七十有二人同入山谷名曰杜門前後磊落相望至于今耀人耳目

高麗名臣傳 南公轍 領相

嗚呼高麗之亡全節成名之士衆矣而史多闕而不傳豈不惜哉孔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齊逸柳下惠少連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歟謂柳下惠少連言

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夫伯夷叔齊聖者也求仁得仁而柳下惠少連虞仲夷逸或不枉己而求合言能中倫行能中慮或清而不汚權而適宜故謂之逸民與之逸者遺逸也自古忠臣烈士多出於撥亂反正之時怪其表章而可道者甚少噫必當時之嫌疑旣深又不遇聖人君子若孔子者而稱之如伯夷叔齊柳下惠少連虞仲夷逸也非果無其人而然也高麗革命有能遯世而自潔者有能殺身而成仁者此所謂逸民也　聖人龍飛豪傑雲從順之則無咎異之則無稱於斯時也獨立而無懼者難矣吾得十二人焉曰南乙珍曰趙狷曰吉再曰林先味曰曹義生曰元天錫曰徐甄曰金士廉曰金若時曰車仁頫曰金濟曰金澍蹈白刃而不厭其靦食人之祿而俛首偸生者何如哉吾得二人焉曰車元頫鄭文忠錄事又得杜門洞諸賢立懂與自靖者若干人列之于編姓名不傳而事蹟出於野乘傳記者惜其有遺佚者多而僅能因見於書則吾不敢泯沒而無傳欲使世爲之人臣者有所感動而亦以補史

闕也遂作逸民傳

杜門洞東峴碑識

趙遠命 判書

麗末以節義稱有鄭文忠吉冶隱數賢我　列聖朝旌褒之俎豆之褒崇之甚備之此外無顯著者以余所聞杜門洞七十二子之義至高而旌褒之俎豆之獨不及豈以姓名不傳而然歟曹義生林先味孟氏人亦七十二子中人則宜就傳其姓名者闡發之不可使湮沒我　朝受命初七十二子不肯歸化設門外閉而不開令赴擧則執鞭而出曰吾將行商爭先踰峴而去後之人名其峴曰不朝曰冠掛名其洞曰杜門而只是口傳來者并表以記蹟不可忘其人并與其地而忘之指點荒烟野草之墟不能的知幸以曹林二賢有遺裔知其處遂謀於鄉刻石而識之

高麗逸民傳

朴門壽官政丞麗亡初入杜門洞後遯南原

具鴻官政丞麗亡初入杜門洞後遯野以終

金仲漢官禮儀判書麗亡初入杜門洞後遯湖南

閔普文官郡守麗亡初入杜門洞後遯積城

蔡貴河官典書麗亡初入杜門洞後遯平山

朴諶官典書麗亡初入杜門洞後遯海州

杜門洞祀典識

吳羽常 佐郎

大國之亡必有人背負天網手握人紀以壯其終大國之興必有人背負天網手握人紀以壯其始此六者必出興亡之際屹然爲天下表明先王積德累仁垂後代常經大法其亡也有光其興也有道此人者謂之一國忠臣松挪萬世人也是以殷不得松伯夷

周亦捨伯夷之義不能一日治天下也本　朝受命學若杜門洞七十二人者皆麗氏名臣力能背負天網手握人紀以此終人之國以是始人之國都厥所就詎不可爲萬世人乎余過松都問掛冠峴洗身井峴在乎杜門之東井在乎杜門之西其北爲指天會盟之臺布女耕夫至今傳敝陽笠入谷之路俱歷歷也洪惟我　英宗先聖王深感此事爰　命設壇而酹之其文　若曰朝鮮國　王謹遣臣某侑祭于杜門洞七十二忠臣之靈嗚呼大哉其人已消滅四百餘年魂魄未必有知猶此想像惻怛求之於野草荒木空雲流水之墟匪惠其人乃所以善萬世黎烝也今松都有表節祠春秋血食其人義至精也雖然當時諸賢潔身枯槁遠跡於風雲之會招徠相望惟恐逃之不深其有姓名彰露者僅十有二曹義生林先味孟氏以太學生著都評議使朴門壽左政丞具鴻禮儀判書金冲漢知郡事閔普文禮儀判書閔安富典書蔡貴河典書朴諶典書李孟芸普文閣直提學成思齊以名大夫著有司之臣疎於史籍不能光大稱　上

意止舉入閭五人腏祀餘七人者落落不得與焉是誠何禮哉其洞七十二人之祠七十二人之祠也生爲義聚歿爲忠徒乘風化塵猿鶴齊吟厓海湯湯陸張同波　聖王崇報奚薄奚原今至其洞而就其祠擧酌而只向五人吾未知彼五人果肯適然獨享於寘寘之中耶故曰不立祠不藏板遵　英廟義起之正合祭一壇歲以七十二人爲常則　恩之周禮之洽神人其胥悅矣或以爲祠已建廢之不可然則無姓名者已矣有姓名可徵者幷躋祠典以盡我一體崇報常使無窮之意存乎其間亦足以示民公也余嘗高杜門洞之義獨恨其湮沒不傳近讀相國太學士金陵南公所纂高麗名臣傳至杜門洞諸賢列之於逸民引孔子之語極讚其請徵皎節嗚呼此眞逸民也逸者必遯世長往以不傳姓名爲安傳也非所榮莫之傳也非所戚其傳之者亦偶然爾

當時殉節之士莫盛於杜門洞或稱百餘人或稱七十二人今民間蔽陽笠之制刱於是時盖取不見天日之義也姓名俱不傳而曹義生林先味孟氏具鴻成氏閔安富朴諶李孟芸蔡貴河閔普文金沖漢朴門壽或以姓或以名至今相傳

松都誌

金堉 領相

寶鳳山北十里許有杜門洞俗傳革命後羅臣四十餘人遯入此洞洗身澡潔誓以同死至今有洗身井會盟臺之稱而姓名不傳聖居山下有八判寺洞麗臣八人共入此洞先殺妻子積柴自焚此出於謠俗所傳而姓名俱不傳當時全節人吉再車原頫具鴻閔普文蔡貴河閔安富李孟芸朴諶金仲漢朴門壽趙胤俱表表可稱而其家乘槩謂始入杜門洞後皆分散各處竄意遲訖蒼黃之際西遯者不止七十二東藏者非特四十八而畢竟相守而殉節者正於此數耶令不可考此洞越一岡有車諫議洞即雲巖

所逝處也西距五里有宮女洞麗時宮女自靖處也

松京續誌

徐有防 判書

林先味曹義生孟氏閔郡事曹文蔡典書貴河李典書孟芸朴典書謹具政丞鴻金禮儀沖漢閔禮儀安富麗亡或死或逝俱著忠義

掛冠峴記

洪直弼 祭酒

士君子不幸而値革命之際不死則去而已作者七人今不可求其人而魯太師諸公亦蹈河蹈海以去亂至若王蠋之於齊龔遂梅福逢萌之於西京周勰申屠蟠管寧之於東漢未易一二數而皆見幾而不俟終日者也或知幾而未作者一朝而見天地翻覆棄海貿遷則當竭性命以衛社稷之以死死不可得則潔身自靖人求盡吾心已矣死

與去其事雖殊其揆則一也我　太祖應天順人正位九五　御松京之敬德宮設科試壬士無一人赴擧者皆逾峴而去是所謂不朝峴峴之化有山曰逾峴之士掛冠于此而入杜門洞故名斯丘曰掛冠峴云嗚呼君臣大義有死無二立乎本朝而有官守之責者致命遂志矢死靡他固也雖未出而仕生其地爲其民者腹穀身絲皆吾君之賜耳亦當存不事二姓之義何必一與之齊然後不改哉以故東湖樵夫長洲生員之流不識君而不霑寸祿而亦爲之死焉若是者湛十族而靡悔况應擧而媒榮乎勝國掛冠之士非不知天命人心之有所去留而要　自盡其義立天下之大防耳麗氏立國人文未暢夷陋未革不識以養士爲貽燕之謨而斯人也非要重報禮秉彝根天自不容已所樹立乃爾天經地義籍之以下墜彼以綱常之身與其君父之國一以與人偸生者活偉富貴於一時且自以爲得計者視斯人何如哉吳澄革以有宋擧子覥面失身於胡元者眞狗彘不食矣或有以斯人之名不盡傳爲恨是不知其心者也諸公

者要以一身任五百年綱常之重其跡則東海之蹈其慟則西臺之哭其志則子房之報韓元亮之存晉天經地義於是爲存即其平生惟不負此心而已何與人之知不知乎然則泯然無跡安素處變由行於天理之中者乃所願存焉詎可以名姓之傳爲輕重哉其不毀志以殉時者固欲就白刃以不辭而我　聖朝屈千乘之尊全匹夫之諒者卽創業垂統繫持大經以昭示子孫臣民爲萬世法是所謂繼天立極於戲盛哉英廟爲其守禮義約故主盡分碑以　旌之曰高麗忠臣寔出繼述之孝也夫夷齊耻周存商不害亡而周命維新兩人者至餓死不肯屈卒之天下宗周而餓死者得仁二者并行而不悖麗士卽夷齊之類而　聖朝所以優容者乃扶而去之之義也向后百年停擧卽鄭道傳業排毀節義要掩其販君賣國者之所作爲豈　聖朝本意然哉甲申夏余遊松京館穀林學卿所直屋南有岡巒特垂體勢端莊爲問其名學卿言是乃掛冠峴蹶然而作注目凝情若親見毀冠裂冕之狀凜凜猶有生氣欲從之遊而不可

得則托冥契神交於九京之下遂援筆而爲之記

杜門洞遺史

徐鼎輔 右副丞旨

杜門洞七十二人內姓名表見於史冊者僅十二人而曹林孟三賢最先腏享成朴兩賢追後躋享其餘七賢（左政丞具鴻禮儀判書金冲漢知郡事閔普文禮儀判書閔安富典書蔡貴河典書朴湛典書李孟諧）特以子孫之未及號籲尙在向隅之之科節義旣無異同則表章宜無彼此而早晚遲速雖待公議十二賢之一祠同亭盖次第事耳

文貞公碑文

十五世孫允明 判書

我具氏名於麗朝者有平章事諱民瞻沔城府院君諱藝是公之高祖曁祖也考諱榮儉典理判書妣竹山安氏公諱緯中顯大夫少府尹或傳登文科以長子左政丞鴻之貴

贈三重大匡門下政丞特追輔國崇祿大夫奎文閣大提學兼判義禁府事知吏曹事沔城府院君諡文貞墓開城府禮成江上栗谷義菴洞寅坐原配慶州朴氏封左后祗今累百年床石亦剝落無以設籩豆因山下族人喆之言諸宗惕然幷謀刻石以表之屬允明爲之記噫公之行蹟無可考而五子皆貴長男節義尤卓爾麗亡入杜門洞以終其後德業名節相望而不絕者皆公之子孫豈不盛古人稱源遠而後流長根深而後技茂盖自平章公謹身下士爲傳家規模公之嘉言善行必有以承前啓後而國乘家牒漫不復存惜哉子孫之有聞者亦不能盡略叙修墓之由如此云爾

上疏

庚午三月日后孫定鱗七世明遠等

右謹啓臣矣身段臣矣身敢將私悃不避斧鉞冒萬死呼籲於 法駕之前爲齊白 伏以敎尙節義有國之先務樹植風敎 聖世之美事凡所以揚顯其湮沒表章其幽隱者

郎我　列聖朝法家而至我　聖明御極以來尤重此政凡一行一美遷而英暢者無
不登　聞而褒奬之典又益切於異代曠感之中是以昔者先　朝特命立碑於松京
杜門洞至賜　御製陰記有曰前朝忠臣七十二人我　聖上又命本府留守臣徐有
防取考其名字之載在邑誌者林先味曹義生等躋享于表節祠是遣　其餘名字之末
著者并尋墳賜祭而日後若有可據文蹟之明白著見者各　其後隋實　上聞事定
式湛恩厚澤洋溢泉塗曠聆所被奠不感聳白是置　臣矣身先祖高麗左侍中贈謚文
節公臣鴻即七十二人中一也先祖臣鴻曾在麗末與林先味等同入杜門洞我　朝
累徵不就遺命不書我　朝官啣其沒之日以本朝左政丞書銘旌則所寫之旌三度
自絕乃以高麗左侍中書之則載在譜冊而猶是私家文蹟是白乎矣　臣矣身取考先正
臣文正公宋尤菴文集有蹈海處士具譓墓文曰公八世祖鴻官至三重大匡河城府
院君麗末入于杜門洞我　太祖大王以左政丞徵之終不就終于杜門洞賜謚文節

公以遺命不書我　朝官御公家名節有自來矣又考其六代孫故叅判臣鳳齡文集
有曰余聞洪領相暹之言則洪相以京畿監司巡到松京南大門外見古碑屹立荒草
田野間題曰高麗左侍中具鴻之墓此是杜門洞全節之蹟也仍賦一詩以記之臣矣
身先祖以王室至親有此大節比諸他賢尤係卓節是白遣　又況先輩銘誌傳記大書
特書不一書之至於古判書具允明記其先祖文貞公臣褘墓文曰公之五子皆貴而
長男之節義尤卓爾麗末入于杜門洞以終風節尙照人耳目褘長男卽先祖臣鴻也
若論其文蹟之明白可據者則未有如此其班班而臣矣身徒懷猥越之懼不爲　上
聞之計遂使先祖之名終湮而不顯終隱而莫暢則不惟臣矣身無以見先祖於地下
亦豈不孤負我　聖朝敦尙樹植之至意乙仍　兹敢不避干恩之嫌冒昧仰續干
譯路淸嚴之下爲去乎　伏乞　天地父母俯垂鑑察中命有司將臣矣身所上老據文
字覈實覆啓俾臣矣身先祖特霈蹟配之典事伏蒙　天恩云云

太學通文　癸未九月日

右文爲通諭扶綱大義亘宇宙而不泯者尙矣殷末之夷齊也殉國貞忠與日月爭光者卓乎麗季之圃冶也若夫與夷齊而千載一心與圃冶而同時幷節者杜門洞七十二賢是也人人大義箇箇貞忠皆可闡揚一體崇享而世代寢遠文獻無徵立懂遺蹟幾乎湮沒猗我　列聖朝持軫褒忠之念爰　賜表郞之祠曹林孟三賢最先腏享而其後成朴閔金四賢因畓相之啓聞已有次第追配之例　聖批又有隨聞隨啓之　敎則七十二賢中得參享者今不滿十分之一其餘六十五人不聞則可以依例擧行矣即接四道儒生通文則高麗左侍中具先生鴻當革命之際與其同志杜門罔僕　本朝官卿遺言勿書及殁寫銘丹帛三絕是皆照載於邑誌家乘多出於諸賢述作其純忠卓節超乎同儕崇秩華卿冠乎傑屬則　朝令賜祠之時此賢所當爲首士論升配之

際此所賢當居上而只緣做事之遲以致後世之歎實是朝家之闕典士林之攸欝玆
以發文仰喩惟願　僉尊特收公議亟告留相以爲　啓聞追享之地幸甚

敬通于開城府成均館

開城府成均館進士呈本營文　留守金履載

進士金致浩等謹齊沐上書于

留相閤下伏以我國家褒崇節義之典至廣至明無幽之不顯無遠之不曁然樹風奬世必務其實而務實之道文獻爲重故其褒崇有遲速之不同以文獻之顯晦有時也不然安有立節秉義直與夷齊爭光而久湮沒於昭代盛典之中也哉本府表節祠所以待麗季杜門洞諸賢也杜門洞諸賢凡七十二人今之夷齊而見腏於俎豆者纔七賢文獻不足故也惜乎其風聲影響隱隱曜曜於四百餘年志士仁人心目之間而從

而考之名蹟十不見其一二則歔欷歎息而已然則七賢之外其文獻有待時而顯者即擧而幷腏又烏得而可已哉今春吳留相啓請追配閔金兩賢 聖批旣允之矣又有隨聞隨啓之 敎猗歟盛矣 聖人於褒忠奬節眷眷乎其無已也如此民等玆敢以七賢之外文獻可徵之賢仰陳焉其賢即高麗左侍中具先生鴻是已邑誌舊載忠臣編有曰閔郡事普文蔡典書貴河李典書孟芸朴典書諶具政丞鴻金禮儀沖漢閔禮儀安富俱著忠義而閔金兩賢今已追享而以具先生之節義卓異文獻可徵尙未幷享此非昭代之欠典乎近接尤庵宋文正公銘具先生之八世孫蹈海處士碑即述公行曰麗亡入杜門洞遺命不書我 朝官啣賜謚文節夫大君子一言百世不刋之法也文獻之足徵豈有加於此者哉嗚呼先生之貞忠大節沈埋流潛於四百餘年之久者於是乎始煥然而大明矣又叅以他文又如大提學黃公景源撰閔禮儀行狀曰公與文節公具鴻多義堂蔡貴河入萬壽山杜門洞設衡門閉而不開云云亦其一證也

今又見太學通文曰公遺言勿書本　朝官啣及歿以本　朝官啣寫旌丹帛三度三絕蓋公之純忠卓節尤所汲汲者也伏乞念先正一言可徵百世援以爲對揚　聖旨之據遂採輿誦轉達　天聽使是賢亟腏享於七賢之列無至終湮沒而不幸則世道幸甚士林幸甚伏不勝祈懇之至

題曰節義之卓異孰不欽歎而啓　聞事重將待公議之愈積而益發向事

四道儒生呈開城府文 甲申二月日

京畿道進士金台煥忠淸道進士洪義鼎慶尙道進士尹鍾大江原道進士韓光儁等一百四十三人

進士金台煥尹鍾大洪義鼎韓光儁等齋沐上書于

松京留相閤下伏以綱常扶而天理存節義立而人紀修然而扶之立之必待其人而表著其人於世使同有秉彝之心者莫不激感慕效於後則必在上之君子矣雖然不

亦難其人乎哉盖禪通以後秦漢以前宇宙幾千百年之間能扶綱常於萬古立節義
於百世者惟墨胎氏二子而已是以孔夫子闡之於前鄒孟氏揚之於後而歷代帝王
之家皆褒崇之不暇其後爲人臣者亦知事二之可愧而殉節之士往往有之天理於
是乎存而不滅人紀於是乎修而不殄生等嘗觀勝國杜門洞事蹟其扶此綱常立節
義者七十二人之夥多是則我東方之所以君子國見稱於天下而 列聖朝所以惓
々於表闡者也 英廟朝辛未以曹林孟三賢立祠以祀之 當宁戊辰以來又追享
成朴金閔四賢而有隨聞隨啓之 教偉乎盛哉 大聖人尙節闡幽之意也嗚呼此
七十二人者人人夷齊焉有優劣而謹按松都誌七十二人中其曰表表可稱者寂有
九人焉乃若具公諱鴻即九人中一也雖其子孫遠在嶺表未得并闡於立祠之初然
其烈烈之節卓卓之蹟固當在已褒七賢之先生等仄聞乃者松京儒生因太學通章
齊籲閤下題諭曰節義之卓異孰不欽歎而啓聞事重將待公議之愈積而益發云云

曠啓聞之體重誠如閤下之題然旣有隨聞隨啓之 聖教則太學之通畢陳之矣松儒之狀備言之矣非生等之所可煩讀旣有以待公議之愈積愈發則今又因道同聲摭實陳籲而其載之家乘及散見於先賢文字者松儒已言之故闕置而不擧特以松都誌不朝峴言志錄刊行信蹟與 聖朝碑銘聯句一通謄出爲閤下以進之惟閤下特擧積發之公議且考徵信之卓蹟亟賜啓聞俾此卓異之節義得蒙祠祀之 恩以遵 朝家隨啓之 旨一以答士林抑鬱之望無任祈懇之至謹冒昧以陳

開城府儒生呈本營文 留守李龍秀

甲申十一月日儒生一百九十八人等

進士李用謙等謹齋沐再拜上書于

留相閤下伏以年前壬午留相吳公以本府杜門洞遺賢閔金二賢 啓請追配于表

節祠也　聖批即賜兪允又有隨聞隨啓之　敎于時民等竊伏與聞仰感　大聖人眷念節義士至意不覺攢祝涕下也乃伏念我　國家右文敎化以褒尙節義爲修人紀之大端凡所表章無幽隱之不暨而至於勝國忠賢如圃隱冶隱諸公尤極崇奬此實曠古之盛典也而杜門洞諸賢固圃冶之伯仲也故我　英宗大王旣賜震章以表其洞　正宗大王又建是祠以俎豆之其於崇報之典可謂備至矣然千古綱常幷峙於一洞之中其人至於七十二賢之多何其盛也而名姓不能盡傳後先相補僅七賢而止耳又何寥寥也雖文獻不足而使然甚非所以稱　列聖朝崇報備至之盛意也以謂　聖敎以隨聞隨　啓丁寧于守臣謂於七賢之外無所聞則已如復有聞隨輒登徹不可憚煩而遽已也　大聖人眷眷汲汲之至意洋溢於辭表七十者忠精義魄之沉淪於累百載之久者可以作而復起矣嗚呼盛哉民等旣又自惟生長諸賢之邦感其義不後於人杞宋之識即民等之責也遂大加考究得文獻可徵者一人即高麗

左侍中具先生鴻是已即以齊顙于前留相金公題旨謂欽歎節義而將待公議益發
民等始竊感之旣以謂 聖教雖如彼矣在守臣所重愼亦當云然爾退復參互考證
益得所不聞於是乎侍中具公文獻大備大明而不可以有加矣玆敢復陳之於我相
公承流宣化之下幸試詳察焉謹按具氏家譜云公官至左侍中麗亡入杜門洞本朝
以左政丞屢徵不就 賜謚文節又按松京誌有曰麗亡時全節人若閔 公普文蔡公
貴河李公孟芸朴公諶具公鴻金公冲漢閔公安富朴公門壽趙公狷俱表々可稱而
其家乘槩謂始入杜門洞後皆分散各處云朴閔金三公則今皆已追躋於本祠矣又
按尤庵宋文正公銘公之八世孫蹈海處士碑卽述公事行曰官至三重大匡河城君
麗亡入杜門洞我 太祖大王以左政丞徵之不就遺命不書我 朝官啣 賜謚文節
公碑在義城縣南鋤才洞字尙不泐可案而覩也又按今南公所著高麗逸民傳列錄
杜門洞諸賢凡九人而序公第二曰初入杜門洞後遯野以終 賜謚文節號松隱云

此又見行于世者也其他雜出於諸名彥文字者甚衆而其中又有曰文節公遺命不書我朝官啣及歿以我　朝左政丞書銘則丹帛三度自絕乃以高麗左侍中書之云此又其可異者也侍中公文獻蓋如此雖其詳略有不同而謂公入杜門洞自靖則同夫家乘與邑誌乃其耳目所承者也無可疑矣而宋文正一言即百世之徵也况又有南相國立言爲之羽翼之者哉當國家革命之際奮鱗甲振毛羽而攀附於青雲之末者人人皆是彼獨捨其生而不恤於名何有固其勢不得備傳且距今四百餘歲已遠矣所傳又得保其詳耶然而文獻至於如此則信可詳且備矣其於　聖敎丁寧之下將順奉承之不暇又烏可復語待哉或者謂七十二賢同一節也而今享於祠者裁十之一耳彼七賢者其能獨安於心乎　英宗大王設壇之祭至爲合宜遵而行之豈不曾徧周盡而無闕漏之歎乎此不然夫　英宗大王豈不欲盡得其姓名列位版而祭之乎求之未得而姑不可自遏於慕賢之誠也故爲此一時權宜之擧耳豈定爲萬世法

哉　正宗大王移壇以建祠所以述　英宗大王未遑之意也夫旣建祠矣則豈獨爲曹林孟三賢而止哉以待夫七十二子盡出而並享惟我　聖上追蹟朴成金閔四賢所以述　正宗大王之遺意也四賢旣追享矣則後得者當按是例繼繼而躋之矣是以又有隨聞隨啓之　聖敎也此　列聖朝所以崇報諸賢相承無窮之意也烏可以一時權宜之擧而廢萬世之正法哉或者又謂四百年不傳之姓名卒不可盡得所得若干無寧以傳疑之例而姑闕之不亦可乎此又大不然夫忠義人人所慕愛聞其人必欲知其名此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得其名則如見其人慕愛之心於是乎有所定嚮而可以感發而興起矣今以七十二子節行如彼其卓卓而徒傳其爲員之摠數而已漫不知其爲誰與某使後之慕愛者無所定嚮而興起焉此我東方齒奔可羞之甚者也於是而幸而有得則得其一是得一之幸也得其二是得二之幸也幸而至於盡得之則盡得之大幸也豈可豫憂其不可盡得而遂闕其已得之一二乎然斯言也爲

文獻不足者言之則可謂其所傳未必信故姑傳其疑而闕之耳若侍中公則有何疑之可傳而闕之云乎哉民等旣歷舉具公文獻之備而又斥破或說之一二以繼之伏願閤下亟加裁決以對揚　聖敎之至意躋是賢於七賢之列使均德并節永同其傳以光國家崇報之盛典則世道幸甚士林幸甚伏不勝激功祈懇之至　題曰公議齊發復熟日姑徐徐第啓聞體重當商量向事

四道儒生再度呈開城府文　乙酉三月日

京畿道進士金台煥忠淸道幼學金基厚
慶尙道進士李孚豹江原道進士韓光寯

進士李孚豹元濟民幼學權中瓚等齋沐再拜上書于

松京留相公閤下伏以微顯闡幽聖人之至意隨事隨達留相之常職凡有異衆而出常者皆可闡揚登達况事係　朝家忠貫日月而樹風百世者乎生等以嶺外遐蹤仰承杜門洞諸賢隨聞隨啓　聖敎褒足千里謹陳遺蹟伏願閤下留心而采納焉大抵

杜門洞表節祠卽我 英廟表忠表節之盛典而當其時也世代寢遠文獻或沉故只以曹林孟三賢腏享而仍降隨聞隨啓之敎成朴兩賢躋配於 當宁戊辰之秋閔金兩賢又爲追配庚辰之春而惟我文節公松隱具先生鴻獨未蒙喝享之盛典其在象賢表節之 聖意固可爲昭代之欠典想風激義之公議抑豈無慨欝之湙歎哉謹按松京誌不朝峴言志錄杜門洞七十二賢之扶綱植節俱是天地之常經而其中文獻有徵事蹟昭著者惟是九人九人中惟我松隱具先生卽一也恭惟閤下考諸志錄想必領略當初建祠之日厥後追配之時松隱具先生所當首享而本家孱孫零替散處未及聞知遂闕表忠腏享之盛典非直爲士林慨欝之歎亦是爲有司者隨啓之欠事實非我 列聖朝搜問惓々之義也噫嘻惟我松隱具先生純忠卓節俱著於邑誌與先賢信筆則不必更贅而其曰與蔡公貴河諸賢入于杜門洞者松都誌也其曰入我朝以左政丞累徵不起及其將終遺命勿書新御而子侄不敢違朝令銘旌書以左政

丞颸風忽起旋帛自絕如是者三乃改書以高麗左侍中則風止晏如者家乘所傳也
其曰麗運將訖入杜門洞遺命不書我　朝官啣　賜謚文節者尤庵宋先生所撰踏
海處士碑文也又於閔公之碑曰與文節公具鴻相率入萬壽山杜門洞設衡門閉而
不開後人名其峴曰不朝稽之以實蹟證之以公評則其貞忠大節所當先擧崇秩華
啣亦當首享但以事蹟之未及徹聞不得與七賢一體腏享愈久愈鬱之公議終不可
遏隨聞隨啓之責惟在於留相則閤下烏得不體　聖教而闡卓節者乎啓聞雖曰體
重旣有　列聖朝惓々搜問之義又有隨聞隨啓之　教故成朴閔金四賢　啓請追
配則惟我松隱具先生文節公一體腏享之道實在我留相公廳否之如何伏乞閤下
上以體　朝家之盛意下以副士林之顒望特爲　啓聞以文節公具先生鴻一例追
配則　朝家幸甚斯文幸甚

先祖左侍中文節公諱成斗當麗亡改諱鴻號松隱一云野隱 先世有諱存裕高麗三重大匡檢校上將軍生諱民瞻錄叅軍兼掌書記王諱珚左政丞河城府院君生諱藝典議事賜鄉河州封河城君生諱榮儉宣忠翊贊功臣重大匡典理判書河城君於公爲王考考諱褘輔崇祿大夫寶文閣提學吏曹判事河城府院君謚文貞碑慶州朴氏生公于開城墨寺洞公優於文學尊乎鬱德圃冶相從爲道義之交也其在朝廷格君心之非抑群僚之奸而及其老佛之學日新月盛休退于家此仕仕止止之道矣其後禹公玄寶朴公尙衷共議斥彼學事累次詢仰於公公以興學校倡論也嗚呼天命有歸圃隱先殉節公哭之慟朴公門壽曰國事已非盍各言其志公曰伯夷何人我何人郎入杜門洞隱松山我 太祖以左政丞三徵不就更諱曰鴻取諸色斯之義也乃寓懷以著詩云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石田王春在揮鋤朝暮耘於此一句上亦有以知罔僕自靖矣蓋七十二賢終身隱於杜門洞者鮮矣何處不隱々此杜門洞洞逦於麗朝

飛飈風忽起旌帛自絕如是者三乃改書以高麗左侍中則風止晏如者家乘所傳也
其曰麗運將訖入杜門洞遺命不書我 朝官卿 賜諡文節者尤庵宋先生所撰蹈
海處士碑文也又於圃 公之碑曰與文節公具鴻相率入萬壽山杜門洞設衡門閉而
不開後人名其峴曰不朝稽之以實蹟證之以公評則其貞忠大節所當先舉崇秩華
啣亦當首享但以事蹟之未及徹聞不得與七賢一體腏享愈久愈欝之公議終不可
遏隨聞隨啓之責惟在於留相則閤下烏得不體 聖教而闡卓節者乎啓聞雖曰體
重旣有 列聖朝惓々搜問之義又有隨聞隨啓之 教故成朴閔金四賢 啓請追
配則惟我松隱具先生文節公一體腏享之道實在我留相公聽否之如何伏乞閤下
上以體 朝家之盛意下以副士林之顒望特爲 啓聞以文節公具先生鴻一例追
配則 朝家幸甚斯文幸甚

先祖左侍中文節公諱成斗當麗亡改諱鴻號松隱 一云野隱 先世有諱存裕高麗三重大匡檢校上將軍生諱民瞻錄叅軍兼掌書記王諱珚左政丞河城府院君生諱藝典議事賜鄉河州封河城君生諱榮儉宣忠翊贊功臣重大匡典理判書河城君於公爲王考考諱褘輔崇祿大夫寶文閣提學吏曹判事河城府院君謚文貞妣慶州朴氏生公于開城墨寺洞公優於文學尊乎彝德圃冶相從爲道義之交也其在朝廷格君心之非抑群僚之奸而及其老佛之學日新月盛休退于家此仕仕止止之道矣其後禹公玄賚朴公尙衷共議斥彼學事累次詢仰於公公以興學校倡論也嗚呼天命有歸圃隱先殉節公哭之慟朴公門壽曰國事已非盍各言其志公曰伯夷何人我何人卽入杜門洞隱松山我 太祖以左政丞三徵不就更諱曰鴻取諸色斯之義也乃寓懷以著詩云不義之富貴於我如浮雲石田王春在揮鋤朝暮耘於此一句上亦有以知罔僕自靖矣蓋七十二賢終身隱於杜門洞者鮮矣何處不隱々此杜門洞洞迴於麗朝

王陵朝夕拜哭抗節不二者　公是也公義不食我　朝之祿與趙公狷元公宣採薇
於杜門之陽松山之下杜門松山卽殷之首陽而公是伯夷之倫也及歿日以我　朝
徵御左政丞書於旋帛則旋帛自裂三次改書麗朝左侍中　太祖贈左政丞壯其節
崇其文而諡曰文節又贈葬山及其葬也旋之裂帛何其不異於趙公狷之折碑乎入
杜門之時與趙公同隱於松山志氣之同而裂帛折碑亦節義同也如此貞忠卓節無
所損益於表不表然不表則爲後孫者不肖甚矣墓松京禮成江上義庵洞癸坐之原
配坡平尹氏密直代言莅之女鈴平府院君安淑之孫墓同原上下生四男六女男宗
之我　朝兵曹叅判宗節吏曹叅判宗裕無后宗秀工曹正郞女善州事洪子儆牧使
閔好德判官安處善兵使南宮啓孫益齡學行薦知義城郡事號松溪益壽工曹叅判
女蔭領樞李順蒙叅判安自立曾孫長孫侍直德孫叅軍仁忠縣監玄孫淑元叅判致
中習讀至若後孫嗣宗進士侍直號自許堂與李晦齋彥迪同年相善講道相長沉叅

奉淵進士號欽齋鳳齡吏曹叅判謚文端號栢潭享　頴院懷愼壬亂倡義官僉正號
溪巖德學行薦除童蒙敎官號蹈海亭后孫之繁衍不能盡錄嗟夫自公以後簪纓聯
綿道學有傳實是公之流光餘蔭然其後孫索居沉微不能蒙褒典亦不徵文獻果非
齋志茹恨者乎乃敢搜國史野乘引先賢遺蹟略記顚末如右已酉仲春下澣後孫然
侃謹識

林杜門齋遺文

伐桀紂論 出林氏家藏

守經而扶萬世之綱常者不易之義也除暴而拯一時之塗炭者權變之仁也然而一時
之塗炭雖不可不恤而萬世之綱常亦不可不顧則其可以一時之權變而廢萬世之大
義乎昔誓師于鳴條以慰徯后之望而放桀者殷湯也秉鉞于牧野以荅雲霓之望而誅

紂者周武也則孰不曰救民而然也孰不曰濟世而然也噫此不知逆順之義者也何則湯武雖聖而分則臣也桀紂雖暴而位則君也然則以臣伐君可乎故曰湯武天理之所不容正名之所當先者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之人大倫也聖賢之於行道汲汲者豈有他哉將以明大倫於天下也然則先亂其君臣之大倫而將何以明於天下乎雖功於救民然而民可安也而君可伐乎大抵桀紂固有慘心毒流四海則以湯武之聖其惻隱之心焉可認乎何以則得宜也放之以待自怨自艾而後復其位可也若不得已而伐之則當夏殷之除缺箕子之賢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則立爲億兆君師而北面臣事之可也何故伐而自取耶我故曰其心不在於除暴救民而在於取天下也然則以取天下爲心者豈聖賢公天下之心哉是以成湯伐夏猶有慚德則其在武王獨不愧於心乎或曰若使湯武不伐桀紂而救民則生民之類盡矣而後之爲君者亦不知爲君立牧之義矣此不通之論也曰何則以湯武救民則有矣然而天下萬世欲疾其君者必以湯武爲籍

口而接跡於湯武之事而漸至於君不君臣不臣而滅綱常者不知其幾許人則雖一湯武伐一桀紂而在萬世則萬湯武伐萬桀紂也故吾不日際暴救民而殺奪之嚆矢也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以服事殷者文王也則武王其子也而何若是反其耶是以吾夫子或以至德稱之或以未盡善稱之也則于湯其有光乎雖然此擧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爲君臣當日命絶則是謂獨夫然則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天意而已國人大崩而不期而會者八百則豈非人歸之天命之耶故湯武之事則實出於不獲已也豈其本心哉

林杜門齋行蹟 出林氏家藏

公諱先味字養大忠節公諱入汲之後淳昌君諱仲況之子也年在弱冠遊於泮宮學問精密踐履中正闡明斯道名聞動世與成石磷曺義生洪仲宣諸賢相友善擧世短喪公

興數人及朴尙衷授禮講定能行三年爲世稱重焉逮洪武壬申天命有歸公與同德曹義生等七十一人退藏於午正門外山谷間心存本朝矢死不二當時願從者多矣卜居東西設一門扉常關不開自作閑民聖朝包容不抑其志優寵設科于以招之抗然不出同死於義故世皆欽艷命曰杜門洞（墓在此洞北麓）是邦坐此廢錮（限百年停舉）其址公之子與孫仍築焉

謹按洞在松都王城西十里許萬壽山下世傳公時爲太子生其同隱七十子皆其同泮云我 太祖親臨敬德宮設科欲爲招諭化服之地七十子解其冠代着蘆笠負草不踰敬德宮前峴而去無一人就試 太祖震怒命焚其居（或云鐵騎居之）後人詩曰忘生一代介子恨殺身千秋王燭寃 其解冠之處曰掛冠峴所踰之峴曰不朝峴皆後人名之云

杜門洞舊碑陰記

麗末以節義稱有鄭文忠吉冶隱數賢我　列聖旌褒之俎豆之褒榮之甚備此外未有傳以余所聞杜門洞七十二賢義至高旌褒之俎豆之獨不及豈以名姓不傳而然耶曹義生林先味孟姓人亦七十二子中人則宜就傳其名姓者而闡發之不可使湮滅我朝受命初七十二子者不冒歸化設門於谷外閉而不開令赴舉則執鞭而出曰吾將行商爭先走避以至殺身成仁後之人名其峴曰不朝曰掛冠名其洞曰杜門而只是口傳未有立標而記之不但忘其人並與其地而忘之指點荒烟野草之墟而不能的知幸而曹林賢有遠裔知其處遂謀於鄕刻石而識之歲庚戌季春留守趙遠命記

不朝峴碑陰記

我　聖上即阼之十六年秋九月戒鑾輿　謁厚陵曆幸松都訪故事父老對曰敬德宮之前麓卽不朝峴昔我　太祖大王卽定鼎　御是宮試諸生麗之臣庶不朝走踰于峴

峴以是名其詳有府誌在 上駐駕路次顧瞻咨嗟曰有標乎僉曰無 上曰此忠臣遺蹟也宜旌而褒爾守臣刻高麗忠臣不朝峴七字于峴臣若魯承命訖伏而思之惟我
聖上遵 先朝舊事光臨故都撫興亡之跡而官王氏之裔獎文忠之節而碑善竹之橋聞勝國之忠義而又思所以永樹風聲是誠歷代帝王之所未能有者而我 聖上乃有之表懿烈於千百載之上扶世敎於千百代之下一擧而兩得之嗚呼休哉 臣忝守玆土獲覩盛事不勝欽頌碑旣成謹 附小誌以詔于後崇禎紀元後再庚申冬奉敎建嘉善大夫開城府留守兼管理使臣金若魯謹撰

杜門洞請褒疏畧

本府杜門洞七十諸生實是夷齊之流亞而萬世人臣之標準也當時雖以不服聖化被停廢錮而杜門洞掛冠峴不朝峴之名流傳不泯遺風餘韻之感人興起者有足可徵焉本

府雖爲擧國賤侮之一棄鄕而不以疎卑自外效忠 國家忘身殉節者有如金鍊光宋象賢劉克良之大節其外忠孝之碑節烈之碣相望於閭里玆豈非杜門洞遺化而然歟噫山名首陽猶建淸聖之廟以爲激勵世敎則況在同城之內近代之事人之耳目所及餘韻未斬者歟當初停擧之罰盖欲使改從新化也非欲其永作廢棄之意而只緣一時之示警遂闕褒崇之常典使綱常義烈終未免泯沒之歸玆豈非 國家之欠典而亦豈爲世道之激勸哉伏乞杜門洞不朝峴等處樹表紀蹟褒其義烈以爲激勵世敎奬勸忠義之地

擬請不朝峴碑陰記疏

歲庚申季秋我 聖上臨本都時問杜門洞在處及程道遠近其翌日陵行廻鑾時侍臣有以不朝峴告達者 聖上爲之駐輦嗟難困命以高麗忠臣不朝峴七字刻石竪碑於是一府章甫議曰旣有旋褒之 聖敎則宜以杜門洞事蹟詳載於其碑陰欲以此陳疏 疏不果上而留守金公自製文以記之

伏而聞伯夷之風而頑廉懦立於百世之遠者當年叩馬之言採薇之歌備載竹帛照人耳目照昭若前日事而有所激感之致耳窃伏惟松都不朝峴掛冠峴杜門洞等處即麗朝節義之士致忠遂志之所而爲世所棄凡傳其名於入口曾無記實於史冊其時蘆笠之着草石之擔自誓之辭相勉之言與鄭圃隱雨雪之歌同傳故老謠俗而已亦未有記載之籍將未免歲久泯沒之歸耳幸今我 主上殿下行尙綱常志功褒忠乃於巡故都之日輦過其處目擊心感 命竪褒忠之碣善竹不朝兩處此誠周武式商容閭封比干墓 至意而實萬代帝王之盛德也孰不感泣激勵尤有所興起之志哉然而只題前面曰高麗忠臣不朝峴而已無復有事實記載之序則歲月滋久之後恐無復記識之人而終未能表白於世故臣等敢將故老相傳之語謠俗所播之言及其後激感興起之可徵可驗者細陳歷叙於左伏乞 聖明特命文衡之臣採其可採之語而刻之於其碑陰使生百歲之下者有所觀感而興起焉昔我 聖朝啓運之初圃隱鄭夢周非不知天命人

心之已矣已離而爲人臣者之道不可以危難而不盡其職則竭忠盡誠於國事旣去之後我　太祖大王設宴同席誠以葛蔓相綿同樂太平之意歌之則鄭夢周卽以明月無變丹心不改之意和之其歌曲之傳播人口至今如一日矣及其損命之後一時同志之士曹義生林先味七十餘人勵其不二之心同入一巷之中相與誓之於心曰國破君亡雖不能效餓西山柳何心忍見天日乎同解其所着之冠掛之一處伐着蘆笠甘作逸民杜門歛跡期畢其生我　太祖大王嘉其節爲七十子而設科於敬德宮諭以滌瑕收用之意而竟無一人入塲者同負草石齊踰於敬德宮前峴示以不臣之志　太祖大王知其難化不得而已施之停擧之罰後人謂其所入之洞曰杜門洞謂其掛冠之處曰掛冠峴謂其所踰之峴曰不朝峴此其故老謠俗所傳之大略而其詳已不可得以聞矣若其遺風餘韻之激感興起處言之則求仁得仁無所怨悔者七十子之志也子死孝臣死忠各思死職者七十子之操也本道人士目擊心感世守爲家法雖在百年停擧之中而無

懲無憫自修愈篤當壬辰島夷之變忘身殉節效忠國家者有如宋象賢金鍊光劉克良大節其餘金遺之起復高洽之死節朴鐵壽之罵賊韓大用之扈駕之類皆出壬辰一世則都人平居所養推此可知而孝子烈女節婦之碣相望於閭巷者何莫非杜門洞遺風餘韻之攸激歟本都民俗有如許綱常可嘉之行曾未有一毫可廢之罪而只緣一時之停罰永作百代之棄地環松都一境上下之民作一罪人於三百年　休明之世者固不足暇恤而獨惜夫堂堂義烈亦將未免泯沒之歸矣貞忠之顯晦有期邑運之否泰有時幸今我　主上殿下特褒而樹碣臣等抑何敢復有所論列希覬之心乎直恐事蹟之未盡播揚敢此齋齋伏乞　聖朝俯賜扶納焉

杜門洞事蹟載地誌通文　　朴昌大

我東乃禮義之邦我鄉即多士之府前後忠孝節義無不旌褒而獨於杜門洞一事尙不

旋美此豈非

國家之欠曲而我鄕之所羞哉竊惟昌成後人曹義生自弱冠有德望名動一國逮予我

朝之初與其同德淳昌後人林先味及諸賢退于萬壽山南於其洞口設一門扉仍閉而

不開號曰杜門洞雖有累度　親臨設科之慶而闔境章甫無一人應擧及至被禍爭先

延頸其大節精忠可與日月爭光矣事實若此而前後松都誌中獨不免遺珠之歎俯仰

今昔不覺慨惜且竊聞之月汀尹相國坐鼇吾鄕之日每對鄕老盛稱曹義生林先味及

諸賢之義節欽敬無已此豈無所聞知而若此者乎曹林兩賢之事蹟到此彰著今當修

正之曰烏可無列書之擧乎若曰曹林兩賢之事雖爲明白而其餘諸賢不知誰某則兩

賢之獨爲書塡有所未安云爾則有大不可者仍其中不知誰某而並其顯著者而闕之

則天下豈有此理哉伏願鄕中特書兩賢於誌中以爲矜式之地則可以有光於古人而

亦有辭於天下後世矣惟幸鄕中勿以人廢言垂察幸甚

杜門洞立碑通文　　朴昌基

惟我東方三百六十州文憲節義之稱擅此松都者盖以才行輩出恩典相屬戶有復除門多旋棨之故也雖使一夫一婦苟有善行美德則或恐泯沒永圖不朽擧鄕多士合辭叫閽旋表其門閭刻之以金石使千百世之後學以備永久而矜式則豈可使七十諸賢一時並美立節死義之懿蹟終至泯滅於千百之下哉在昔士人曹義生林先味等七十諸賢身丁國初義不事二携手同隱於萬壽山南一不應擧於累度設科閉門不出者盖亦有年矣及至被禍終無怨悔視死如歸舍命不渝則首陽日月重輝於此洞之薇蕨栗里清風再吹於此洞之松栢堂堂大節凜凜高義實無愧於古人可並美於後代而于今迄無立石褒崇之典只有杜門口誦之傳玆豈非　國家之欠典而一鄕之所羞者乎況且此洞洞口正當海西往來之通衢也遠近過客日行千萬或有問諸野老往來舊址者

或有莫知所向咨嗟道路者生等生斯長斯耳聞目擊久矣烏得無慨然於心哉幸使杜門洞三字大書于一片雲根特立于洞下路傍則七十諸賢不昧英靈庶可慰於冥漠千萬過客追慕深惜亦有快於瞻仰其爲褒善揚美孰有大於此哉伏願僉尊上以慕前賢之徽躅下以思後代之矜式勿以人廢言不勝幸甚

二

進士 林昌澤

嗚呼嗚呼島五百人古之死義者也英聲勁節雖傳於竹帛之上惜乎當時子孫之在於齊者未旋其先大史氏不記其名只曰田橫之客未知其誰何而烈士之名跡湮沒不稱則玆豈非曠世慕義者所慨耶西郊之杜門洞卽古嗚呼島也洞裡之七十子便是五百人也堂堂氣節凛々精神象想乎淸峭松栢之秋而地坼天崩此洞不變丘夷淵實古址猶存無乃造物者爲之護之使一區畵邑之地爲異時康山祠耶人之有一善者表厥宅

里士之著一節者樹之風聲則諸賢之大義其可也泯諸賢之舊居抑將廢乎如此之人如此之地雖見乎前代往牒之中凡有景賢之心者莫不欲書其人模其地思接遺風之彷彿者也而況人是吾鄉之人地亦吾鄉之地耶所懷人人廟享之可也所居村村扁揭之宜矣未蒙　聖朝之恩褒且欠鄉人之景慕山空洞閴等閑荒廢者三百餘年矣豈無識者之所歎而吾鄉之所愧歟嗟乎伯夷之名不傳於西山則後世安知採薇之何人也余闕之號不著於和州則來者焉識死節之伊誰乎七十子之殉於洞者未詳其某而故都輿地只稱其節行人口碑徒傳洞名仰其風者謾揖於高山流水之間撫其跡者空覔於荒墟廢綠之際而姓名無傳終莫表出則諸賢事蹟亦何異於橫客之湮沒也蕙蘭馥雖萎必有遺芳鳳巢雖覆尙保餘卵諸賢子孫多在此地而其先祖之名跡或有知者自齋中輪示此文於一府其先有入杜門洞者見錄其姓號三日內奉單勸其爲後者立標於舊墟以彰諸節士之名幸甚

杜門洞請褒通文

金命祜

夷齊之首陽吾鄉之杜門洞事蹟千古前後一致此不獨吾東之所景昻抑亦天下之所詠歎而尙無褒旋之擧今臻泯沒之境斯豈非　國家之欠典而吾鄉之所羞哉當時七十諸賢之名姓雖不能歷記而若其曹義生林先味等倡率諸賢俱隱斯洞心堅不二視死如歸延頸爭先而揭號杜門之事實則非但自古傳稱月汀尹留相之恒誦曹林之懿烈則吾鄉長老無不執聞而考諸地誌名泯沒而不載此生等所謂　國家之欠典吾鄉之所羞者非耶即伏聞公議大張至有鄉長之發文則三百年所未擧之欠事似有待於今日豈不是吾鄉之一大盛軌乎生等今方棲息於杜門舊臣景慕之誠有倍於他人而今此發文太晩於公論已發之後慚恧之外不敢容喙而亦不無所欲道者何也人或曰七十諸賢之姓名旣不能歷記則數三人員若是彰著而獨爲旋美事或不便況吾鄉年久未遑之事至於今日而擧論者亦或未安云云此則有不然者歷考往牒則無論事之大

小前聖未發之蘊或發於後賢前古未發之事或擧於後來者古今天下指不勝屈而今此曹林杜門之事蹟昭若日星無異目擊則豈可以前人未擧之欠典爲今日疑惑之端乎至於七十員中數三員獨爲旋節未安之說尤有所大不然者七十員中旣有知其姓名則豈可與不知其姓名之諸賢一並掩置而使之埋沒乎事理至此明若觀火伏願鄕中勿以人廢言大會儒林俾知此意則必無異意於此間者故謹以文告伏願劃定大議亟擧盛典以至達于　天聽俾有光於天下後世則幸甚

杜門洞請褒呈文

進士 李百昌

伏以杜門洞諸賢卽我東伯夷之流也丁麗季運迄之秋有曹義生林先味孟姓人倡率同志七十人同隱於鵠嶺之西萬壽之陽於其谷口設一門扉常關不啓庸寓不二之意自我　朝聖累招而不起設科而不過丹心益勵素節彌勁及其損生也洞裡諸賢視死

如歸爭先延頸倘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非耶後人欽艷命其洞曰杜門號其峴曰不朝噫天飜地覆此洞不變丘夷淵實遺址尙存無乃造物者爲之護之使一區畫邑之地爲異時康山之祠耶古文人王玄圭詩曰曆數歸周武綱常係晉臣以此句可徵其當時諸子之徽躅矣其所樹立若是卓絕而坐於百年之停舉文物之鄕廢錮而見賤忠烈之名湮沒而不稱徒貽烈士之嗟慨每勞行人之指點景其聲者謾吟於高山流水之間撫其跡者空覓於廢墟荒草之際豈不惋惜哉惟我 國家崇奬節義扶植綱常勝國之忠臣節士無不褒寵吉注書門閉金鰲則復其家而賜之田鄭侍中血染竹橋則贈其秩而立之祠嗚呼杜門諸賢與冶翁圃老心相班也跡相埒也也而我 朝三百年來尙未蒙一字褒賞之典在諸賢自靖之節雖無損益而於 國家激勵之道豈非欠缺耶惟彼海西之首陽關西之臥龍建淸聖武侯之祠者猶取山名之相似況此杜門洞卽諸賢致命成人之地乎以玆事一欲叫閽者稚矣竊惟我閤下分司以後鄕人之有一善行者莫不

隨事率錄則至若此事之重且大者雖欲少緩而亦不可得也更伏乞以此事具由狀聞使諸賢懿跡期於顯揚以副多士之顒望伏不勝祈懇之至

杜門洞記

杜門洞者麗末太學生等立慬之地也我太祖誕膺天命將遷殿頑於洛邑大學生等不從太祖寬仁不加之罪親蹕是都設禮圍以招之生等又不從相携入一洞杜門同死焉或曰焚死或曰餓死　聖代豈有是耶必傳之者妄而要之乎杜門而死則是也其姓名不傳於世志士恨之余尹是都訪問甚勤曰有林生者詩謁示其家乘記杜門洞事略如世俗所傳大學生入洞者凡七十二人傳其名者惟曹義生林先味兩人又有孟氏失其名其餘六十九人並與姓名而失之林生者先味之後也余喜得其兩人而益恨夫七十子之無稱焉然仗節死義自其人言之自是衷褐飲食尋常事爾名於何有人自盡其分而已

後人之其喜其恨一何淺之爲人也噫當天地飜覆之際食君衣君者逃患難如脫兎魚鱗瀜沓爭先奔趨於　新命攀附之會而彼韋布諸生不忍以七尺軀命易三綱五常之重辨一死以荅五百年君恩不惟賢者有是心人皆有之雖賣國無狀者其顙亦未必無泚後世之志士仁人思所以表章忠烈以愧夫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人曷可淺之哉洞在萬壽山南林壑窈然而深泉流烟然而潔遡風徘徊如聞採薇歌麥之遺音而伊人不可見矣十數農家小聚於荒烟野草皆所不知何民而獨林氏孫在焉昔人蹈火而赴刃今人耕鑿而于々其先白骨以相枕其孫修稧而嬉游天運嬗變生丁之幸不幸彼此各一時也若使勝國化理清明七十子之徒生死爲太平無名之民如彼十數農家則豈非至幸而後之人欲以區區之名而榮其死以賁飾其不幸者何也伯夷逃周隱於首陽山不惟隱其身將與其名而隱之然山不能隱伯夷首陽之名反以伯夷而顯焉孔孟非伯夷亦何籍手而勵世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田橫客不過節俠爾島在滄海微茫中舟人漁

子猶相指而語曰田横島也五百壯士箇箇如生曰五百人可也何必盡其名歲乙丑季春藥山吳光運題

高麗遺民傳贊

大學士徐命膺以杜門洞三賢及元公天錫吉公再南公乙珍趙公狷徐公甄車公元頫高公玄寶不立傳爲史門遂作傳幷贊

天下宗周爲商得仁者伯夷叔齊二子而已何麗季多二子之徒乎表表著稱乃爲九人六人者或微或顯或遠或邇磊落煒煌皆各成其名而杜門洞諸人爲其所當爲名湮沒至死無悔仁之爲仁莫近焉三百年後新祠巋然與首陽淸聖廟隔疆而峙爲百世標望天道之與善人傳伯夷者疑於是哉

杜門洞贊詠

萬壽山南翠微裡洞號杜門知何由緬懷前賢晦跡初天回五龍飛秋借問諸子誰第一義烈無與林公侔相將惠好共井閭特立軒輕非常儔故國無人麥秀薪鵠嶺雲寒王氣

収幽棲不爲爰山水深村誓將終白頭保節自甘龜首縮將身不必禮羅投會中惟確犬馬之誠一寸偏向本朝優紛紛冠冕入芥視物外耕鑿全身謀滔々舉世揔新容別區芝蘭惟古丘茅茨蕭灑靜散地一面門巷淸而幽淸風凜凜北窓下日月皎皎西山陬空餘遺址屬後人往事翻入雲仍愁漁樵說管野叟詠稼穡空付山人稷綱常萬古賴不墜遠想高名仰斗牛悲吟駐馬不忍過復携行李空夷猶

尹士秀

難諶天命不常存隆替相仍世事飜花落古巖悲白馬波寒西海走金豚順天聖德流新化扶義頑民或有言仙李光華周月日柴桑寥落晋乾坤天飜地復時方換夷去齊逃節愈敦遵彼林中同惠好從他物外起田園數間白屋仍連棟一面靑山自作垣洞壑雲深人不到房櫳片照俗無喧隣家松南惟通逕塵世榮枯常閉門臘後寒梅看北砌雪中脩竹對南軒歌芝自分商翁皓栽柳何論漢布髡寂寂孤鶯啼暮樹寥々一犬吠寒藩分山逸士偸閒適經世群公任駿奔誰是誰非忘毀譽雲叙雲捲管朝昏閑閒桑敏人誰禁役

役風塵事且傾西嶺蕨薇堪採北窗風味正温温巾車門外誠非願薖軸山阿矢不諼杜宇花開思帝子長堤草綠憶王孫千秋古洞人何居一帶寒山月已痕翠壁丹崖餘舊跡至今傳說此林源

經歷　趙　祺　錫

認得名洞義杜門蓋有因尹賢龜息處　聖朝龍飛辰曆數歸周武綱常係晉臣閑愁驢背客過此式芳塵

山嶺西枝洞整幽杜門稱號豈無由忠臣大節誰能奪烈士高標世莫儔栗里清風驚萬古首陽日月照千秋當年不獨芳隣接犬馬丹心死不休

故國城西別一村昔人遺趾至今存出關老子何須數入海田橫且莫論雷首山中殷日月濤湯江曲晉乾坤幾教君子興長嘆揖罷淸芬吊九原

玉　玄　圭

西郭齊曹先生行蹟 出曹氏家藏

公諱義生字敬叔系出昌城而府院君繼龍之後開城尹仁之子也英偉逸群學識過人

年未弱冠游於吉冶隱鄭圃隱兩先生門下與朴尙衷林先味諸公講明義理使國內洒俗帰於正道者多名動一世而逮于王氏之殄祀也倡率同志林先味等七十餘人但隱於萬壽山南谷於其谷口設一門而常關用表不二之心我 聖朝累招而不起設科而不赴益勵忠貞節操愈勁及其被禍之日一洞諸賢莫不延頸爭先後人欽艷以杜門名其洞

附松都風俗論畧

府使 曹臣俊

本府爲麗氏舊都五百年休養生息道德齊禮其廉耻之所在則雖斬伐誅戮而猶不能變易其所守若其諱義生卽余八代祖麗末與林先味孟姓等七十餘人隱於西郊逮夫鼎遷閉門守節及其被禍莫不延頸爭先至今稱之以杜門洞雖以我 朝之深仁厚澤不得不齊之以一切之法芟夷禁錮百年停擧使讎民子孫不得夷於平人歷年旣多踐

踏猶甚夫以道德文章忠孝節義超出一世之士率皆沉於下僚不得一有施展他尙何言立國之初驅之以法殺死禁抑之者勢也旣定之後尙論其心跡則爲臣効忠者固可嘉奬之不已也此地之林張馬車白三韓甲族之說自古傳稱若言此地人不從遷者皆是市民而非士類云則禁錮之法尙可施於市流耶惟其世家舊族不從遷者周所謂雠民也我　太祖親臨設科至誠開誘滌瑕收用之計而無一人入門就試其身可辱而其心不可屈其名可賤而其志不可挫爲士者固其窮而無經營分外之心其有登科甲立仕途之人皆以苟進爲羞當官則以淸愼爲尙臨亂則以節死自任玆豈禮法之美俗有以致之耶我　朝之於麗頑春生秋殺陰慘陽舒其所以禁廢停擧只欲折服其心奔走臣我同歸於治也末流之弊乃至於退棄顯斥此豈我　先王之本心哉

附杜門洞尙義稧序

郡守　曹武勛

粤我先祖（諱義生字敬叔號西郭）卽杜門洞七十諸賢之一也杜門洞乃七十諸賢損生取義之地也

鳳鳴南枝鵠嶺西麓山乎水乎別一乾坤七十諸賢之抗義於斯舉義於斯扶萬古之綱常愧二心之人臣人芳洞乎宜乎與天壤名俱不滅則畫邑忠烈誰論伯仲首陽日月當並光輝雖蠢愚賤漢莫不聞其風而欽敬焉起頑焉況其左雲仍者乎儂於弱冠之日幾拂吟鞭於斯想諸賢之義烈未嘗不攬涕爰山水之奇秀心常欲卜居而汨沒風塵每歎此計之莫遂不圖林君永受來諗于儂曰某也某也（全僉佑及四人）咸稱吾鄉之望族卜築於諸賢之舊墟歆艷乎諸賢之徽躅諷詠逍遙日復日乎不獨其忠操之可想抑其間適之趣豈曰淺尠况子若吾之先祖並是七十諸賢中人而旣不能與此諸友優遊於其間則吾兩人之鄙陋若慚恧者有難容喙而吾與洞中諸友業已作稧矣寧可無追入用寓此平生之志願者亦未爲不可乎其屬序之儂聞此語不覺愧感之彌中而此素志也豈敢不文辭仍援筆而屬尾以爲諸家子孫之稽考者

杜門洞四韻詩

認得名洞義杜門盖有因群賢龜息處聖主龍飛辰歷數歸圜武綱常繫晋臣問愁驢背
客過此式芳塵

右古都文人班城玉晉輝 戒云其子玄玉詩

本府鄕老趙相乾權聖與金澤淸文杜門洞碑文 夫殺身成仁烈士之懿蹟也崇賢褒美斯文之盛舉盖者士人曹義生林先味及孟氏七十二賢生丁麗季確守不二之貞心之而不化罪之而不服峴名不朝高義凛々洞號杜門大節堂堂夷齊之我於首陽王蠋之死於畫邑何獨專美於百世之上哉曹林孟氏鄭義亦可頡頏於百世之下也而自國初至今迄無一字褒崇之擧誰不爲之慨然於心哉生等雖駑劣曾於家庭及諸鄕老前習聞杜門事實一欲發論者雅矣側聞鄕人
發文方有盛擧云生等發文已在人後則非不知贅說而生等俱以玆土遺老曾有所聞

則亦何以舍默於公議採摭之日哉向有月汀尹相國根壽坐纛吾鄉盛稱曹林孟氏之節義欽敬不已其時鄉人之所共聞知而尙今傳說者也今考之以地誌徵之以尹爺豈可杜門事蹟終至湮沒哉伏願鄉中採取輿情確定公議特竪雲根永扶綱常幸甚

杜門洞詩排律二十韻

激昻千載慕前脩無語峯巒翠黛浮故國興亡何處問前朝物色此分留晴嵐東接王城外澗水西隣碧海頭貫日精忠猶凜々傷心往事揔悠々昔當仙李春回日正屬麗朝運訖秋文物衣冠爭睹漢謳歌民俗已宗周龍飛漢水祥雲起豚去荒臺霸氣收特立諸賢丹悃抱歸來蹤跡碧山幽首陽微蕨殷遺士栗里風烟晋古邱保節自甘林壑秘將身何必禮羅投躬耕王蠋 知齊士海島田橫肯漢候鵠嶺蒼松霜落後故宮禾黍國亡憂祗存爲國生無苟 志決成仁死不羞玉洞凄涼惟古跡幽居寂寞但松楸雲寒古地苔莓考人

空山歲月邃翠壁崢嶸千古聳寒溪嗚咽至今流由來烈義眞無並宇宙清風凜不休杜宇殘花紅帶恨王孫芳艸絲堪愁倘看正氣齊山岳遠想高名仰斗牛回首崧陽遺廟古當時忠烈正相侔

表節祠復享單子

伏以建祠表節歷代美之同德配享禮典當然昔周之隆夷齊之廟固表其節配其德而百世清風愈久愈仰暨我東首陽清聖之廟盖取地名之相符以爲激勵世教則況同域之內近代之蹟餘韻未斬者乎粤在麗季圃隱鄭先生首樹大節於是簪纓之族忠義之士同時成仁者有若杜門洞七十二子掛冠一處代着蘆笠退藏山林惟我　聖朝以滌瑕收用之意優寵而不就設科而不赴其自誓之辭相勉之戒與圃隱雨雪之歌互相和之杜門自靖秉義立慬此等大節其誰與儔生是圃隱丹心不改之志也死亦圃隱白日

無變之操也志有所同操有所同則宜有俎豆之同祠同享而前日崧陽建祠之始何不以此七十子配享圃隱之院歟無乃士論有不審而抑有待後而然耶恭惟我 聖朝因守臣陳請建祠于本府 泮宮之旁 賜額曰表節祠與麗朝禮儀判書農隱閔公安富 金公冲漢 贊成事朴公門壽 直提學成公思齊 太學生林公先味 曹公義生 及孟氏七先生并薦苾芬噫 聖朝褒崇之典於此莫極樹節風聲庶幾爲曠世不忘矣昨年春 朝令疊享撤毁之下惟此表節祠不是疊享而渾入於毁撤之中惜哉我東節義之稱擅此本府者莫非杜門遺風雖使一夫一婦苟有一善行一美德則旌其門閭刻之金石豈可使杜門懿蹟終歸於泯沒而已也哉嗟呼夷齊之廟不立於西山則後世誰知採薇者何人也七十諸子當天命已絶之際扶植綱常遇 聖德包容之下泥塗軒冕堂々大節凛々高義信無愧於夷齊而可同歸於圃隱然姓名不傳文獻無徵則事之隱微有甚焉天道默愍於冥々之中 聖德隆盛於炳々之地逮庚申秋 英廟朝 幸行本府

時特　命堅不朝峴碑曰高麗忠臣不朝峴又　御製詩曰勝國忠臣勉繼世辛未秋又
以　御製御筆勝國忠臣今焉在特竪其洞表其節十四字命建碑閣于杜門洞又　敎
曰閤制比善竹橋期致竪緻乃有設壇致祭之　敎又曰今松人必有其孫令該府詳問
以　啓時留相徐公疏曰杜門七十二人卓々忠節實無已者固有所聞知矣高麗遺民
傳賛曰杜門諸人爲仁莫近三百年後新祠巋然崧陽與淸聖之廟隔彊而峙爲百世標
望惟我　正廟朝特　命建祠　賜額純祖朝特　命追享之　敎　列聖朝表節之澤
實出於萬萬尋常之外禮成祭文曰崧陽特揭首陽獨漏　聖廟之旁敬薦牲醴又致祭
文曰成均之側潾近崧陽媲節雙峙皦如白日祠宇上樑文詩曰崧陽祠屋長隣近烈魄
同隨鄭侍中且見曹氏家藏曰曹義生英偉逸群遊於鄭圃隱門下與林先味諸公講明
義理使國内沔俗歸於正道者多推此一二則同時立節不獨與圃隱比之平日德業曹
與圃隱爲師友而從遊者必是孔門高弟之多矣德業旣同節義復同則禮典所在豈可

無同祠從享之儀乎自今書院有四十七所之定制則專祠覆享固不敢諸何幸今春天蹕光臨故都閭澤旁流遵 先朝舊事奬圃隱之節而碑善竹之橋是誠 聖朝之盛節莫大者也我 閤下政先忠義存奉圃隱之祠修繕圃隱之院士林之感祝烏可已乎表章節義正當其時道德精忠亘之萬古而則盡命德必有隣則此與杜門七先生依歸妥靈之所也伏願 閤下崇節尙忠之下追奬杜門懿蹟轉達于 天陛俾七先生 配享于圃隱之祠以爲後學矜式之地伏不勝祈懇之至 題內不能擅便往呈于禮曹

杜門洞碑閣創建事蹟

開城留守徐宗仍 狀啓 辛未九月十七日

節到付禮曹關內節 下敎今九月初七日 親臨春塘臺觀武才 敎時 時 傳曰述編豈不云乎奬前朝之忠臣勉繼世也於不朝峴若見杜門洞矣目今松都之人必有其孫

令該府訪問以啓事 傳敎敎是置傳敎內辭意奉審施行事關是白置有亦臣敬奉關辭爲先取考杜門洞立標碑則乃庚戌年間故判尹趙遠命爲留守時所立者也碑文有曰云々是如爲白乎族臣又以關內辭意遍諭于一府士民等處杜門子孫使之廣加訪問指名牒報則成均館掌議李德爾等牒報內杜門洞七十二人中林先味曹義生兩家子孫今方見存是在果林先味十代孫瑞樞等三十一人皆居本府是乎族曹義生十一代孫命龍等十二人亦並居本府而十二人外雖有移居他邑者莫知所在是乎族至於孟姓人則姓字雖流傳而名則不傳亦莫知子孫之有無是如牒報爲白臥乎所蓋本府屢經兵火之餘文獻無徵立標碑及館任等所報外無他可考處是白置林先味曹義生子孫居在本府者姓名並修成冊送于該曹爲白乎族緣由謹具啓 聞

狀啓八 啓後 傳敎 同月二十七日

承旨進開城留守狀啓 上曰讀之都承旨趙雲逵讀訖 上曰松留使之八侍松留徐

宗伋進伏　上曰杜門洞子孫存者幾許宗伋曰七十二人中子孫只有曹林兩姓而已
其餘臣不知矣　上曰昔者宋之將亡惟有李侍郎一人而已噫世道日益寒心如勝國
忠臣之人少無其儔仍嗟歎不已宗伋曰勝國忠臣之裔只兩家而其爲人稍佳矣林先
昧五代孫大秀在　文定王后巫覡盛行之時乃倡率多士大焚淫祠故至今稱之此誠
奇事也　上曰當於杜門洞立標以記實其忠節可也而卿未乎宗伋曰不可私自主張
故敢　稟耳　上顧副摠管金漢喆曰頃年松都幸行時卿以別兼春秋扈駕矣漢喆曰
臣於其時以玉堂別兼春秋隨駕往來矣　上曰其時予到不朝峴有　御製一句而年
久不能記得卿其記憶否漢喆曰其時　御製乃勝國忠臣勉繼世一句也　上曰然矣
乃手書　御製勝國忠臣今焉在特竪其洞表其節一句下松留曰卿持此而去刊揭于
三節軒漢喆曰此誠莫大盛舉而但揭板三節軒似無義若旋表於杜門洞則似好而惶
恐不敢仰達矣　上曰其言誠好矣仍　下教曰松留見杜門洞乎宗伋曰云々仍問於

金漢喆曰杜門洞形止何如耶漢喆曰駐駕不朝峴時臣於駕前指點以告矣杜門洞在於不朝峴西邊而洞壑不甚深邃而知古昔則樹木蓊茂而今則濯濯村氓耕種於其中矣今若竪碑則不必狀大以 御製詩句適體造碑亦無妨矣 上曰然矣何必多費物力務爲高大耶雖短小無妨矣漢喆問於承旨曰近年在外未詳朝廷事其間有致祭於杜門洞之擧耶 上曰欲致祭以姑未爲之耳仍有致祭之 命漢喆曰然則似有設壇之擧矣 上乃有設壇致祭之 敎 上謂松留曰卿須親往杜門洞看撿立標也又曰勝國忠臣之靈見予手筆必且感矣又 敎曰其子孫卿等須調用以副予意焉因 命承旨書傳 敎曰今覽松留狀聞杜門洞七十二忠深庸愴焉特書十四字以下命留守刻竪表志以爲設壇致祭於其洞又 命書傳 敎曰今覽松留狀聞杜門洞七十二人中只有二姓云深用愴然令該府曹林二姓中可堪任者卽爲狀聞後令該曹爲先調用以示予意副摠管金漢喆曰 聖敎至此不勝欽歎此豈但杜門洞忠魂感泣於冥冥之

中乎故都遺民亦必感激而興起矣

備局 丁 同月二十九日

因禮曹　啓下關本府杜門洞　御筆十四字竪碑事　命下矣今方舉行計料爲乎矣碑石將浮出於金川地而本府物力匱竭之餘猝當大役實無措辨之勢哛不喩役軍當付役於越境之地甚多掣肘癸酉年敬德宮及庚申年善竹橋碑役時自海西定給役軍是如乎此非本府私事　御筆碑役事體至重役軍則分定海西是乎族鐵物段海西既是所產則辨得之易非如本府之艱辛是如乎役軍及鐵物使黃海監營從優顧助事叅量分付爲乎族至於碑閣異於平家材木而必得長且大之木然後碑閣六間三門三間可以成樣本府木物極貴雖欲以重價貿得是良置無以周變是如乎　庚申年善竹橋碑閣材木因本府牒報忠淸水營安眠島風落木中體大木八十株大樑木三株椽木一百三十株即爲許

題爲有如乎取考其時文簿後依此數許題而擇其可用者運置於船所之意忠淸營良中
發關分付事行下爲乎矣日氣漸寒越海船運極爲可慮斯速擧行俾免狼狽事即爲指揮
爲只爲　題辭浮石役軍及鉄物依庚申年例顧助事發關海營爲旀御筆字樣不甚大是遣
且善竹橋碑々大閣廣易致風雨傷毁今番則碑樣與閣制比善竹橋稍爲減殺期致
堅緻爲旀閣樣稍小則木物亦當隨減是遣安眠島松木日漸童濯其在慮遠之道有難
濫許體木六十株樑木三株椽木一百二十株必以風落松擇給爲乎矣發遣可信軍官照
數裁運爲旀如有因此濫斫一株生松則當爲大端論責以此意發關於忠淸首營向事

開城留守狀啓 十月初九日

臣於去月二十七日　親臨唱榜八　侍時杜門洞忠臣林先味曹義生兩家子孫中各
一人抄擇狀　聞事臣親承　聖教是白如乎此是有松都以來未有之盛事臣還營

後招致府下士民中有識者宣布德意仍以林先味曹義生兩家子孫中可用者各一人各別抄報事發甘分付是白在果成均館齋任等所報內以爲林先味後孫三十餘人中十代孫幼學林瑞樞有文辭有操行是白遣曹義生後孫十餘人多居村塞微特甚是乎矣其中十一代孫曹命龍頗淳謹是如爲白臥乎所此是當初擧名於狀聞中者而鄕中儒生之輿誦雖如此猶未敢保其必然又廣詢于府下武士等處則一辭無異議是白沙其爲公議所屬於此可知是白乎等以玆敢據實陳聞以俟處分爲白臥乎事

開城留守狀啓 十月十一日

臣於去月二十七日 親臨唱榜八 侍時伏奉勝國忠臣今焉在特竪其洞表其節御筆十四字敬奉賫來瞻聆所及莫不聳動臣不勝欽仰之至窃伏念 聖上特念前朝忠臣之懿蹟至於 御筆褒奬忠節又 命建碑於舉義之所此實歷代帝王之所未有

亦將以樹萬世之倫常奚但爲松都之至榮大幸而已哉今日之 命實出於萬萬尋常之外臣鳩工代石今方董役是白在果伏見善竹橋 御筆碑石則 御製御筆善竹橋詩八字横排於碑面上以 御筆奉安爲白有臥乎事今此杜門洞碑面復承 聖敎然後可以奉行是白乎族立碑年月日似亦不可不錄于後面何以爲之爲白乎乙喩敢此馳 啓爲白去乎令該曹稟旨指揮爲白只爲

禮曹 丁 十月日

節到付 啓下關內 傳曰今覧松留狀 聞杜門洞七十二忠深用愴意焉特書十四字以下令留守刻竪表志仍爲設壇致祭於其洞事 傳敎敎是置傳敎辭意內奉審施行事關是置有亦杜門洞中擇其精潔可合處旣已定基而碑役雖遠壇則今將完畢是置致祭時獻官則當職旣承 聖敎當爲叅祭是在果香祝澤日下送爲乎矣先期知委爲族諸執事自

幾營當爲差送是乙喩或本府府內前啣文官中差之是乙喩亦爲指揮爲族且五禮儀中無致祭々物懸注處七十二位祭物幾床是族爵禮當以單爵是乙喩三爵是乙喩詳考致祭已行之前例消詳列書下送以爲擧行之地向事

此亦中以高麗忠臣之靈致祭事　下敎矣神位木板與紙榜指一指揮爲族祭物器數似當合設而爵則不可不七十二爵並以知委次

錄用傳敎 十月十二日

傳曰比等之時尤爲奬忠松留狀　聞中林先味十代孫幼學瑞樞曹義生十一代孫幼學命龍令該曹即爲錄用以示樹風勵世之意

禮曹回關 十月十四日

節　達下敎曹　達曰去九月二十九日　親臨放榜入　侍時　傳曰今覽松留狀

聞杜門洞七十二忠深用愴焉特書十四字以下令留守刻竪表志仍爲設壇致祭於其洞事

命下矣卽接開城留守移文則杜門洞中擇其精潔處旣已定基而碑役雖遠壇則今將完畢致祭時獻官則留守旣承 聖教當爲參祭而香祝擇日下送云杜門洞七十二忠臣致祭吉日令日官推擇則今十月二十一日爲吉云祭文令藝文館急速撰出下送祭物執事亦令本府差定主事分付何如 令日依達下爲有置 達下內辭意奉審施行爲族祭物器數則依昨年定奪圖形下送爲族神位則似當以紙榜書之而行事後燎所焚之爲族 爵則當以常時單位致祭例連奠三爵而此與單位々異不可不以各位單爵行之是族 祭物則各位合設一卓行之似爲穩當而此是禮無文元可據之端故依常時致祭例參酌回移爲去乎此外亦有於禮允當之事是去等惟在本府從便爲之相考施行

致祭祭物

油沙餠 盞菜 黃丫杜果 柒燭

高排餠果 祭酒

果

油白餠 盞糆 霜花餠果 香爐

圖式 油沙餠 盞 前蒸 紅丫柱 果 桼燭

禮曹了 十月十六日

節到付關內杜門洞七十二忠致祭々文頭辭措語職啣姓名無可考文跡詳細回移事關是置有亦頃日唱榜八 侍時杜門洞中高麗忠臣之靈致祭事當職親承 聖敎是乎所頭辭當依爲之是乎等以如是回移爲去乎相考施行敎向事

禮曹回關 十月十七日

節到付關內杜門洞致祭時儀注謄送爲旀 執事當爲幾員是乎乙喩亦爲書送事關是置有亦致祭儀注依關辭書送是旀行事執執事則當依常時致祭例擧行是如乎大祝一員齊郞一員司儀一員典祀官一員依此差定擧行爲旀 祭文頭辭書塡次七十二忠職啣姓名書送前斯行關是如乎香祝下去方急即爲回移宜當向事

致祭祭文

維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十月甲午朔二十一日甲寅 朝鮮國王遣臣開城府留守徐宗伋諭祭于杜門洞中高麗忠臣諸之靈守節不貳臣道之常顯忠褒烈著在禮章我朝受命應天順人 聖化攸及率普皆臣爰有麗民七十有二閔臣閉僕自靖其志有洞曰何有門斯扃閉而不出晦跡匿形其身雖廢其節不沬抱忠守貞之死靡悔後有不朝前有掛冠顧名雖殊取義則班維曹維林維姓之孟傳者有三餘莫記省 予昔歷玆顧詢遺址躊躇興感 予懷曷已事蹟漸遠文憲無徵欲勸于後其無褒稱特書大書有十四字庸堅貞珉庸表 予意想像遺烈搜訪後裔相方視位以壇以祭牲酒蠲潔黍稷維香百世何遠永樹風聲

開城留守狀啓 十月二十一日

臣於去月二十七日 親臨唱榜八 侍時杜門洞立碑仍爲設壇致祭而致祭獻官事
臣旣承 聖教矣杜門洞中擇其精潔可合處卽爲定基而碑役雖遠壇則今將完畢是
白乎等以香祝擇日下送之意移文禮曹爲白有如乎禮曹 達下關內致祭吉月令日官推
擇則今月二十一日爲吉祭物執事令本府差定進排事來關爲白有等以臣於本月二十
一日曉頭率諸執事無弊設行是白乎族祭官及諸執事職啣姓名開錄于後爲白遣緣由馳
啓爲白臥乎事
獻官正憲大夫行開城留守徐宗伋 典祀官通訓大夫行開城經歷成大烈 大祝
朝奉大夫行成均館典籍金是宬 司儀通訓大夫行禮曹佐郞李重彬 祝史從仕
郞行西學訓導白尙絢 齊郞通訓大夫前行价川郡守朴奎晃 司儀前五衛將河
將馬

禮曹啓下關

節 啓下敎曹啓目帖連 啓下是白有亦觀此開城府留守徐宗伋狀 啓則以爲臣伏
承勝國忠臣今焉在特竪其洞表其節 御筆十四字敬奉賫來而 聖敎特念前朝忠
臣之懿蹟至於 御筆褒奬忠節又 命建碑於畢義之所臣鳩工伐石今方董役爲白在
果伏見善竹橋碑石則 御製御筆善竹橋詩八字横排於碑面上今此杜門洞碑面復
承 聖敎然後可以奉行而立碑石年月日似亦不可不錄于後面令該曹 稟旨擧行
亦爲白有臥乎所杜門洞碑面 御筆書刻一依善竹橋碑例爲之似爲得宜依此擧行爲白
乎旅 立石年月日錄于後面一欵亦依狀請施行之意回移何如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初
四日右副承旨申晦次知 啓依 允敎事是去有等以 啓下内辭意奉審施行爲乎矣到
付日時回移向事

書筵臣達辭 壬申正月初五日

初五日次對時都承旨金漢喆曰 大朝向者立碑杜門洞 命錄用其後孫又以 御

筆親書以下邸　下知之乎　令曰知之而　御書爲十四字矣都令曰向者文武唱榜時因松留狀　聞以不朝峴事下詢後　命致祭于前朝七十二忠臣　大朝褒忠尙節有此盛事故故都士庶莫不欽歎感泣云矣盖前朝革國後諸人皆抗節不屈以終其身其義烈誠可尙義是故　大朝庚申行幸之日駐駕於不朝峴瞻望杜門洞嗟歎稱賞不已遂作　御筆一句曰勝國忠臣勉繼世使諸臣賡進之矣今番又有　御筆書下立碑於杜門洞致祭於諸忠臣而有錄用諸人後孫之　命豈不盛哉　令曰然

開城留守狀啓 正月十五日

杜門洞　御筆碑石今已畢刻竪立而前後面各一件印出簇子使碑役外策應監官前郡守朴奎晃陪往奉納于政院以備　睿覽爲白乎旀碑閣段絶爲盖瓦而連次董役是白乎等以緣由爲先馳　啓

錄用　傳敎 正月二十一日

襲房八診時　上曰杜門洞命立之碑太長大矣都令金漢喆曰比諸當初　下教似爲稍大矣此是盛擧碑樣稍大顧何妨乎　上曰七十二人子孫今番錄用耶提調洪鳳漢曰其後孫殘微堇有二人云矣都令曰今都政未及錄用矣

開城留守狀啓 二月初八日

杜門洞　御製御筆竪碑事及印本簇子封　進緣由旣已馳　啓爲白有在果　碑閣丹艧及三門墻垣等役今始次第告訖是白乎所仍伏念自古效命於勝國者何代無之而至以御筆褒奬建閣竪碑於舉義之所此實歷代帝王之所未所不但爲一府士民之欽聳抑亦千萬世倫常之所賴以樹則今日之擧實是出尋常萬萬臣受　命之後誠以役事雖鉅　朝家經費亦不可不念而所入物力有難請得故只就臣營所儲各庫中除出若干數使之料理策應是白乎旀監董之道苟非其人則易致曠日而勞民乙仍于　使臣帶率軍

官前萬戶徐命東本營人前郡守朴奎晃擇差內外都監使之專管是白如乎適値陰寒凡百倍艱而兩人多區劃不煩民力念不冬董役之際不有其身爲役丁之先唱四朔之內厥工斯訖是白乎所凡於倉舍城堞修補之役段置隨即爲之論賞者蓋出於　朝家激勵之意是白乎所況此杜門洞竪碑既是今古未有之盛事則其任事之人宜有各別聳動之擧而徐命東朴奎晃以些少物力善爲措辦完此鉅役論其功勞誠爲可尚恐不可無拔例褒賞之道是白如乎令該曹稟示何如爲白乎乙喩緣由并以惶恐敢　啓

碑閣上樑文

典籍　金是宬

鳳卿藻於香案頒命自　天鱗盤雲於故墟董工不日時蓋有待榮實無前綱我　聖祖受命之初有此諸公殉節之所世傳爲七十二子符孔氏升當之賢今至于三百餘年稱麗朝杜門之洞夷齊之忠魂已逝首山薇剛橫客之義氣如生滄海島屹嗟哉往事之既

沒閒然遺址之久空竹橋淸風悅灑十里之地松岳殘日猶照一洞之天雨濕天陰時聞
啾々之哭山愁水咽難慰延延之靈猗我　后尙義節之　聖衷遵舊典表宅里之崇奬
降一聯之　御製奎章有煌繹數行之　親題王字交映水神驅驅石磨出七尺之豊碑
山靈運材斲成數仞之華搆燦然鸞翔鳳翥之狀美哉翬飛鳥革之形蹇草寒烟幾年埋
沒之址高標勁節今日照臨者天賴千萬古綱常之扶如卓所立免數百年蕪荒之遇不
顯其光山鬼感雲章而爭吟路人仰璇題而必式寔知諸君子忠義在今古昭昭聿見大
聖人作爲出尋常萬々穹石不轉衛浩刼之浮雲祠壇并高峧前朝之寒月肆效巴吟以
助陧斤兒郞偉抛樑東水長山秀凛然風千秋毅魄今猶在誰與從遊圃隱公抛樑西咫
尺麗陵路下迷滿砮寒聲松栢老暮天蕭瑟鳥空啼抛樑南碧溪流水淨如藍不隨江漢
朝東海鏡面猶看義理涵抛樑北麗朝舊物惟松岳繁華如夢雪花紛滿月坮空山凍色
抛樑上丹艧煌々日星朗諸賢心事亦如斯正氣堂堂由善養抛樑下東南其畝人耕稼

三百年來抑欝寃一朝洗盡文明化伏願上樑之後忠門大闢義路不荒棟宇瓶新高撐
宇宙之元氣溪山如舊昭揭日月之耿光不昧者魂相感泣幽泉冥漠無彊之福必默佑
寶曆靈長

錄用 傳教 九月初四日

儒臣持自省編入 侍時下番趙載厚讀至不朝峴杜門洞之句 上方臥矣起坐曰杜門洞子孫已錄用耶兼春秋達之上番金宗洙曰杜門洞子孫錄用事 下敎已久至於刻石而銓曹訖不擧行矣 上曰其子孫姓名誰耶金宗洙曰林瑞樞也趙載寧曰臣父曾莅本府時立碑於杜門洞口矣頃者其子孫刋出今番 命竪碑及臣父所立碑文來示矣 上曰杜門洞子孫留守擧名狀 聞者令該曹卽爲錄用以此出擧條另飭銓曹又敎曰吏判趙載浩曾經本府留守當卽錄用矣

二 癸酉九月初十日

傳曰杜門洞子孫今有者令留守狀　聞今已調用乎若否則奬忠節之　敎不可泯焉銓曹即爲錄用

吏曹關 同月二十一日

杜門洞子孫今有者令留守狀　聞今已調用乎若否則奬忠之　敎不可泯焉令銓曹即爲錄用事　傳敎敎是置杜門洞子孫詳問後卽爲回移向事

吏曹丁 同月二十二日洪鳳祚留守時

節到付關內節該杜門洞子孫今有者錄用事　傳敎敎是置詳問回移亦爲有等以杜門洞子孫見存本府者一々詳問則林先味十代孫三十一人中幼學瑞樞及曹義生子孫十二人中幼學命龍等前留守在任時已爲抄擇狀　聞是乎等以林瑞樞曹命龍兩人更爲

枚擧回移爲去平相考施行向事

錄用 傳敎 戊子十一月初九日

藥房八 侍時 傳曰松都不朝峴尙今在眠其時已有勝國忠臣勉繼世之聯句杜門洞人調用事亦有 下敎其時有留守狀 聞者其果調用乎令銓官詳考後日次對以奏其雖調用至一官而止是豈予意一體另飭銓曹事 傳敎

二 同月十二日

大臣備局堂七八 侍時 傳曰今聞銓官所奏林瑞樞雖甲戌調用遭故作散云特敎之下今過十年特爲待窠懸註調用事 分付該曹

表節祠創建事蹟

開城留守 徐有防 上疏畧 癸卯七月日

褒忠奬節有國之大政凡係前朝人秉義立慬之地皆蒙　列聖朝褒忠之典故院祠之享棹楔之舉在在相望獨杜門洞太學生七十二人之卓卓忠節實無愧於鄭夢周吉再諸賢之成就而七十二人中傳其名者有曹義生林先味孟姓三人而孟則傳姓而不傳名
先朝辛未年特　命竪碑於杜門洞　御製御筆有曰勝國忠臣今焉在特竪其洞表其節仍遣本府留守致祭而林先味子孫特除寢郞其後居留之臣仰感褒奬之　聖意俯叅僉同之輿論皆欲以立祠妥靈之意陳達而訖今未果故一府民士相與咨嗟抑欝亦已久矣惟我　聖上御極以來凡所以奬忠節褒孝烈之舉曁自朝紳至及蓬蓽風聲所及婦孺咸聳則今此三賢之未享俎豆實爲　昭代闕漏之典本府有崇節祠故府使宋象賢故府使金鍊光副元帥劉克良生長此土節死壬辰之人而　朝家賜額設祭之處也臣意則今不必刱立就此一祠並享三人則節義咸華事而允當乞　命該曹稟處爲

批答

杜門洞大學生三人并享事在　朝家奬節義之道不宜持疑依施

有旨 七月二十五日

向因松留應　旨疏大學生林先味等三人有并享崇節祠之　命而伊後取考文蹟本祠主享卽故府使宋象賢等三忠臣也若以三學生并享則位次旣有難便之端焉且以事蹟言之彼是勝國節士此則本朝忠臣未必並享一祠況先味等俱以大學生立慬本府學宮之傍別建一間屋宇以爲妥藏祠版之所事有　旨

傳教 七月二十六日

左承旨入侍時　傳曰以爲妥藏祠版之所事下諭于開城留守崇節祠繼下致祭之命此則依初擇日待香祝下去留守致祭後狀　聞林先味等建祠後亦令留守擇日致祭以此分付

開城留守狀啓

本府杜門洞大學生曹林孟三人本府學宮傍立祠節々依有　旨內辭意擧行之田己爲馳　啓爲白有在果新建屋宇今已訖役而建祠後令留守擇日致祭事　命下教是白乎等以以今月初九日推擇是白遣緣由馳　啓爲去乎同香祝令該曹及時下送之地爲由只爲

禮成祭祭文

維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初九日丁卯開城府留守徐有防敢昭告于
高麗忠臣大學生林公高麗忠臣大學生曹公高麗忠臣大學生孟公伏以麗季運訖謳
啓箕神八百不期峻命維新之死靡他彼三臣非不達天我扶君綱自靖以獻取義損生
跡殊所値心一閔僕徐吉堂堂杜門並烈西崗採採白日照薇樹高掛冠山留不朝玉馬
顯陵英靈招招昔在　聖朝崧陽特揭典有未遑首山獨漏　毅魄沉欝泯曠焉世士林涕

決行路齊咨英王駐蹕表烈堅碑輿情小紓俎豆猶未屈伸有數時屆適會守臣白宼淵衷激感忠貞久抑旋 褒豈淹儀文亟擧懿茲明將于何妥侑 聖廟之傍植綱扶義吾道是翼墻近 夫子風聲永式重泉回光星周四百 靈飈肅然如噫如歎村翁奔走儒衿聳歡同去七十所記三節非我或遺姓氏亦沒表章繼闕昭晣一理新雨洗洞日星光麗茲蠲令辰敬薦牲醴尙饗

致祭祭文

維乾隆四十八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初九日丁卯 國王遣臣開城府留守徐有防諭祭于高麗忠臣林先味曹義生孟姓人之靈昔周代商其命維新望叶雲霓理順天人曰有夷齊獨辨一死歌傳翠薇義炳靑史粵我國初武定文昭揖讓午會干伐甲朝猶彼義士不附大邑譬古二子又加七十春花落盡雲刼浩冥三仁獨傳往蹟難徵睠彼古巷

尙有杜門 聖朝 垂褒刻石 綵綸事曠滄桑妥何所乃詢居留揭以俎豆餘四百年始擧闕典諏吉抛樑不日功僝一區棟宇神芳倘徉成均之則隣迹崧陽姱節雙峙曒如白日伻奠爵庶幾欽格

宣額告由祝文

維歲次癸卯十一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開城府敎授趙泰喆敢昭告于 高麗忠臣太學生林公曹公孟公伏以三賢並烈百世永式建祠妥侑崇報冞篤象德扁號典禮可稽筵臣建白 聖上曰俞爰 命詞臣撰進令名于何取義稽昔 宸章竪洞表節 寶墨煌々今欲肇號舍此焉程乃於十月二十七日 命以表節祠三字鐫揭于本祠 恩扁誕宣高節益光敬告厥由謹薦醴牲尙 饗

春秋享祝文

勝國三賢杜門著節百世風聲永薦芬苾

禮曹關文

禮曹爲相考事節 啓下 敎今十月二十七日禮房承旨八 侍時行左承旨徐有防所啓松都三大學生祠屋旣已畢役矣宣額一節依古例令藝文舘備三望受點後書寫官 啓下書出使禮郞賫去鐫揭何如 上曰依爲之禮郞往來有弊下送于留守處使之擧行可也事 啓下爲有置啓下內辭意奉審施行宣額號望落 點及 啓下書寫官後錄移文爲去乎一體擧行事

宣額號望

表節 彰節 奬節 書寫官右副承旨趙興鎭

吏曹關文 十月 日

吏曹爲相考事今月二十七日左承旨八侍時右承旨徐有防所啓臣於待罪松留時依　聖教曹林孟三學生建祠妥靈於本府泮宮之傍矣祠屋畢役後固當一遵　啓聖祠及杜門洞碑閣時監董人如資之例狀請以俟　處分而緣臣遞歸未及登　聞矣此是因　特教奉行之事而事係　朝家應施之典則因循拋置亦涉未安故今因無端敢此仰達矣　上曰依爲之可也事出擧条教是置擧条內辭意相考施行同監董人姓名職啣及本資星火修成冊上送以爲擧行事

開城留守鄭昌成狀啓十一月十三日

節到付禮曹關內節　啓下今十月二十七日禮房承旨八侍時行左承旨徐有防所啓松都三大學生祠屋旣已畢役矣宣額依古例令藝文館備三望受點後書寫官啓下書出使禮郎賚去鐫揭何如　上曰依爲之禮郎往來有弊下送于留守處使之擧行也事

啓下爲有旀 啓下內辭意奉審施行爲旀 宣額號望 落點及 啓下書寫官後錄移文
爲去乎 一體奉審擧行宜當事關是白置有亦本府三大學生祠額號表節祠三字書寫官右
副承旨臣趙興鎭奉 敎書送 乙仍于 臣自京賫來卽爲鐫刻後以本月十三日告由躬
詣揭扁是白遣緣由馳 啓爲白臥乎事

祠宇上樑文 留守徐有防撰

有三士足上焉憬風聲之永樹雖百世可祀也喜廟貌之肇新龜筮允從衿紳咸聳昔當
高麗氏訖運寔多故都士殉忠山留不朝覲之稱顧貞烈如彼卓爾人戴薇陽笠之制嗟
節義一何多乎是猶周下都之有庶殷夫豈 聖化之或歉乃如漢高皇之赦東魯每軫隆
褒之特勤惟表章非不盡焉尙闡揚有未遑者伏惟大學生林氏曺氏孟氏並生一世同
勵孤忠摶鶴之舊業將顚幾悲扶厦之無力取熊之雅志已決遂皆杜門而殞身惟其志

操之相符數叶孔門通六藝諸子若夫姓名之可考世比齊家同一體三仁襄草遺墟想
像因樹之屋寒烟古洞彷彿採薇之山雖年代時世之已遐亦英風烈氣之如在寒鍾故
國遺老之傳說猶詳豊碑斷崖　聖祖之褒奬斯侈第盛典未舉於妥侑伊群情益功於
咨嗟宇宙之倫常永扶幾爲國人之矜式春秋之禋享久缺尙多士林盡傷漠然幸海之
已更事蹟寢遠嗟乎香大之無所精靈曷依追不倭黍叨居留而玆事備得登　聞當聖
朝奬節之日寧使泯湮採多士誦義之論俾盡崇奉玆承綸綍之日可遂剏棟宇之維新
庸敎式遵隣壁沼而卜妥靈之所　先旨是體拼雲章而揭表節之題象工奔走而爭趨
殆若神輪鬼運一境聳動而咸集奚論時諸舉嬴地非偶然即當時遊息焉於是八背仰
止寔後代觀感者在斯章甫奉籩豆而翹心父老瞻蕘抝而械目恭述短引助舉修樑兒
郎偉抛樑東春山無數雜花紅崧陽祠屋㫋隣近烈魄同隨鄭侍中抛樑西滿月臺空草
樹迷怨得英靈猶飲泣荒林夜々子規啼抛樑南荒墟指點只烟嵐無情芳草年年綠留

與遺民故國談抛樑北崧嶽磨蒼氣磅礴鵠嶺浮雲今古變青松惟是不渝色抛樑上仰

看天宇何昭曠烈々精神凝不散閃虹怒電光相盪抛樑下洋洋紘誦連黌舍請看滺滺

橋門水萬折東流日夜瀉伏願上樑之後精靈𩔖閟愆明靈永安爲人臣二心者愧忠烈昭

垂扶國家萬世之綱風俗丕變事若有待者殆近四百年而始行祌其來格思庶至千萬

代而久享

昭和貳年四月一日印刷
昭和貳年五月七日發行

板權所有

定價金參圓五拾錢也

著作兼發行者　京畿道開城郡松都面宮町五〇一番地　禹相輔

印刷者　京畿道開城郡松都面南本町六九番地　崔鳳鎭

印刷所　京畿道開城郡松都面南本町一四九番地　福龍紙物舖印刷部

發行所　京畿道開城郡松都面宮町五〇一番地　文化社